

贛州府志卷六十六

藝文志

徵興國縣逸士鍾磬勅諭

明

太祖

徵興國縣逸士鍾磬勅諭

朕承上帝閔休戡定大統不切於求賢何以成無爲之治
非樂以忘勞不能致難進之賢聞爾鍾磬潛心經史博洽
古今蘊經國之遠猷抱致君之宏略願乃嘉遯邱園不求
聞達朕懷高誼思訪嘉言渴望來儀以資啟沃夫古之君



子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當今開國之初而獨善
自安豈其本心諒爾於行藏之宜處之審矣特遣行人趙
彥可往詣所居徵爾赴闕乞賜幣以表至懷爾其惠然
就道以副朕翹待之意洪武二年己酉三月

宋

濂字景濂浦江人翰林學士諡文憲

送呂仲善使北平采史序

皇帝卽位之明年四方次第平乃詔文學之士萃於南京
命官開局纂修元史爰自太祖開國至於寧宗凡一百二
十六年已據舊史彙括成書而元統迄於終祚又三十六
年遺文散落皆無所於考丞相具以上聞帝若曰史不可

以不就也宜遣使天下訪求之於是儀曹會諸史臣發凡
舉例具於文牘遴選黃肅等十有一人分行各省僉以北
平乃元之故都其文獻必有足徵者非精練博敏之士未
易以集其事予友仲善方司膳成均實應其選戒行李且
有日與仲善遊者咸爲賦詩以予嘗與刊修之末俾題其
篇端嗚呼傳有之國可滅史不可滅然旣亡其國矣而獨
謂史爲不可廢者其故何哉蓋前王治忽之微興衰之由
得失之效皆可爲後王之法藉史其可滅乎然自漢以迄
近世類多羣臣奏請始克緝成典籍惟我皇帝旣承大統
卽慈自淵衷孜孜以纂修元史爲意則其神謀睿斷卓冠

百王偉量宏仁與天同大巍巍乎不可尙已仲善行哉採
石室之遺餘詢名賢之紀錄俾信史免於闕文傳諸後世
其有不望於仲善矣乎仲善行哉弔齊魯之故墟撫幽燕
之陳迹呼酒長歌拔劍起舞將又不在于仲善矣乎然則
仲善茲行亦壯矣若予者年踰六十髮白神耗不能逐車
塵馬足之間以攄寫其中情仰睇飛雲惟有慨然遐思而
已然而鋪張上德以昭布四方垂諸無窮者史臣之事也
庸敢備書以爲序而區區離別之懷有不暇計也仲善姓
呂氏章貢人有學有文其間譽蓋翕然云

呂氏采史目錄序

皇帝既正宸極龕定幽燕海內外罔不臣妾慨然憫勝國
之亡其史將遂湮微乃洪武元年冬十有一月命啟十三
朝實錄建局刪修而詔宋濂王禕總裁其事起山林遺逸
之士協恭共成之以其不仕於元而得筆削之公也明年
秋七月史成自太祖迄於寧宗總一百五十九卷左丞相
宣國公李善長率諸史臣上進順帝三十六年之事舊之
實錄史臣無所於考闕畧不備於是禮部尙書崔亮主事
黃肅與濂等發凡舉例奏遣使者十有一人徧行天下凡
涉史事者悉上送官今之北平乃元氏故都山東亦號重
鎮一代典章文獻當有存者特擇有職於官者行示不敢

輕也章貢呂仲善時司膳成均乃被是選是月癸卯卽乘
驛北去八月丁卯抵北平凡詔令章疏拜罷奏請布在方
策者悉輯爲一有涉於番書則令譯而成文其不係公牘
若乘輿巡幸宮中隱諱時政善惡民俗歌謠以至忠孝亂
賊災祥之屬或見之野史或登之碑碣或載羣儒家集莫
不悉心諮訪且遣儒生危於等分行平灤燕南諸郡示以
期日有慢令者罪及之爰至丁丑開局於故國子監至冬
十有一月壬辰朔始完以帙計者八十擇高麗翠紙爲之
衣舁至行中書借官印識之進於南京乙未赴山東河水
方凍大雪深二二三尺仲善駕牛車避陸而行一吸一呼冰

生髯間己未至濟南其諮詢大畧如北平時又明年正月
甲寅竣事成書又四十帙所捐碑文北平四百通山東一
百通不在數中仍印識如前三月壬寅輦還京師已而諸
使者咸集濂於是有所依據修成續史四十八卷夏六月
復謁闕上進仲善以功陞太常典簿尋爲丞且以史事之
重不可易視也集爲目錄四鉅編上之而藏其副於家徵
濂序其首昔者司馬光旣著資治通鑑又畧舉事目年經
而國緯之名曰目錄示學者以樞要也仲善今備述采史
綱領明其事之良艱示後人以軌則也書之意雖不同而
心之原於厚則一而已嗚呼史有闕遺久矣如近代衛紹

王之朝記湮亡失南遷後遂不能紀哉當時史臣所屬若
得如仲善者豈不有勝實祥楊雲翼之所錄哉順帝一紀
卒得爲完書皆仲善之功無疑人有功而不知不智也知
而不言不仁也濂待罪國史故不辭而爲之序使觀者有
所徵焉

答祿與權

字道夫洛陽人國史院編修

恭題御賜繭紙書呂太常父母銘碣後

君之賜臣所以旌能也明主愛一噏一笑所賜必臣之有
功豈濫及哉我皇上順天應人當卽位改元之初遂命儒
臣編摩元史而元事多所缺畧明年己酉乃遣國子典膳

呂君仲善訪元之故都以采錄之兼以帑藏之理仲善旣
受命不宿於家趨裝就道馳驛而行抵北平歷山東旁搜
遍撫細大不遺而勝國一代之實錄乃得其全類次成帙
滿載車乘又明年庚戌春三月使還并所覈儲蓄虛實之
狀概以實呈上深喜之慰嘉益至勞以白金仲善稽首力
辭更以高麗所貢繭紙賜之長七尺餘高尺四許堅厚滑
澤光瑩如雪此異域之產而中國之所寶也匪仲善之服
勤王事何可得之百朋千鎰無以踰此仲善受賜遂以昭
二親之潛德而徵銘於翰林學士宋公濂徵書於工部主
事杜君環文墨輝煌相映仲善其知所重哉夫皇帝之不

輕用而以賞有功仲善之不輕用而以揚二親是可見其君臣一心明良相逢國家之亨泰有以也是年夏六月史成仲善以功進太常簿尋加太常丞易曰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仲善爲近之予因其屬言以識其上僭敢附此題云

楊霄遠

字子鶴南海人安遠縣尉

薄斂疏

奏爲額天薄斂免使民逃縣廢事臣待罪安遠知安遠一興一廢立縣者三又細訪縣中不聞大姓且少百外年之家臣實不解所由及行查鄉曲一望林巒非拾級登峯丹崖絕壑卽穿坑度坳鳥道羊腸臣不禁涕漣寸心如碎乃

知安遠者萬頃山岡一線田而已矣故四方未旱獨受旱災山高逕狹炎氣如爐苗嘗蒸壞驟雨卽成水患名曰倒嶺沃土尺寸隨波逐流夫田少土磽又糧多則重無怪乎催科日迫求生無路而死無門或合室全逃更名換姓或壯丁遠遁撒子丟妻當是時守土卽能員缺額必遭下考至若鉛刀末吏入嗷嗷鴻雁之區緩征必誤於官常嚴比更防夫民變豈非進退維谷歟民困官危縣不成縣卽欲不廢如之何不廢臣愚以爲欲爲安遠計久長非薄斂必不可非十中薄五六仍不可伏遇皇上如天好生昆蟲草木且銜恩况赤子乎懇察臣言命官勘實如臣不的寸磔

自甘倘芻蕘可採薄斂安民雖處九原尤當犬馬報効臣
無任惶悚待命之至

陳

謨 字一德號心吾泰和人海桑集

興國申免倍徵序

秦漢而來田有賦賦有經豐不加益歉不加損有司守其
額徵其入以爲常歲比不登明良在上或賜民田租之半
或三之一史必大書之未聞倍而徵以權宜而足兵食者
也自淮蔡亂二十年東南耗竭力耕十而霸權相百而君
更起倏謝無康歲而世無桓文之賢以匡而糾之於是有
據一城以抗大國者地狹費夥則征斂百出若章貢歲取

加倍之賦是豈不得已哉亦勿恤而已矣及建業兵燹其
城盡徙其官屬士卒收其圖籍而其倍征之賦與額無辯
至典者徵入急於星火平川常賦七千屯田雜賦不與焉
當大兵之後邑里蕭條民惟正之供且稱貸弗給而又倍
之雖椎剝膏髓無所於出况倍與正不辯將遂爲正其爲
害豈淺鮮哉縣令朱克敬具民款上於府若總制之司不
得允則率吏民俯伏泣訴庭下當道者憫惻其誠與之申
達且俾緩徵俟命未幾命下得可民額手相賀指子孫誓
不忘於是至賦吏相率請曰吏幸乃承事今得終役得不
受大府逋責我侯之惠孔厚今茲出其倍以歸簿正無窮

之澤實令所致吏亦與有鄉譽焉願先生紀述示遠近永
譽將來予曰令書上考孰大於是後之人將鼓舞而頌曰
信我徵者不幸作備於章貢而猶甚幸反正於朱平川誠
盛美不可不書他政固勿論也嗚呼善固國者先固其民
善寬民者先寬其賦充是以往無行弗達一平川何足淹
哉

興國勸農文

國家疆理南服一新版圖乃頒印章明法律以與民夏始
爾巔一郡十城獨平川最先被化城以安堵縣令於撫綏
德恐未至然心乎保障亦孔之厚矣爾父老耳目固習知

之今東作方興土膏脈起劭我農而勗之耕實政務所尤
急者我農慎無以大兵之後自怠譬猶水旱不測乃天之
所時有也濬防蓄洩在人而已一稔補三凶昔固有之安
知大兵之後天不惠我以豐年哉今歲元日庚申晴越五
日甲子晴春日晴元夕又晴越二十日田家最占晴則又
晴凡此皆豐兆決可驗尹與父老同致喜也爾農侯王侯
伯侯亞侯旅侯疆侯以夫耕婦餉皆悉力可也或游惰逐
末尙氣忿角鬪爭以妨務不可也或不孝不友爲姦爲惡
凶而家賊而鄉動干新憲尤不可也昔時山有寨寨有主
驅遣入兵誅求供給困苦不可言新朝首罷寨兵使爾得

盡力於賦畝以奉公上事父母育妻子德至溼也於是而
懋不懋尚誰諉哉嗚呼其明聽之其允迪之

劉啟東文序

僕逆旅平川始識斗明羅先生與其朋徒劉啟東凡數輩
不多見也每讀斗明古文詩歌歎其沈蔚勁覈葩條扶疏
掩映敷不羸簡不鬱得柳柳州風骨三復不忍去手平川
先賢勳業如鍾令公爲唐名臣炳然與房杜姚宋垂光轟
烈聞其風者雖去之百世猶凜然足以廉貪起懦而作之
氣獨文章由令公來未見薰古人膏馥而烜赫焉者豈韓
子所云宰物者輕與人以富貴重與人以文章殆是類耶

夫唐之文韓子起八代之衰而柳子亦然至於今學古者
不於韓則於柳雖天縱若歐蘇不能外厥繩檢然則勳業
在房杜諸人而文章在韓柳抑又明甚斗明固薰古人膏
馥而興也嘗學宦矣已而翻然棄去益大肆力於古向使
斗明富貴如令公事業如令公其文未必能爾爾也其朋
徒經其口講指授者皆風氣日上而啟東最稱才嗟夫由
令公來見斗明由斗明而奮者宜不少然復不多見文章
誠不易得於天如此哉啟東以其文若干篇示予敬書此
而歸之夫子之文明以縝溫以達束規矩而不輕縱此正
途也昔柳子答韋中立書自敘其學與其爲文誠天下古

今準的予熟復焉而蹈行之古人不難到也此非予言也
子之師必嘗語子矣

五君分韻詩序

昔者韓子語孟郊有曰我願身爲雲東野化爲龍言合并
之難思欲如雲龍常四方上下相逐有不可得故一邂逅
卽相與聯句唱酬以爲樂誠古人之盛致也平川呂仲實
以五君分韻詩示余求序其端以爲孫君觀民遠行之贈
且志後會焉予讀之悠然曰觀民善交仲實好賢諸君子
能賦皆不可不序當歲乙巳九月觀民自贛偕吳師魯來
游平川於時王伯貞客仲善茅亭所孫吳二君又異物色

伯貞喜茅亭頗異仲善亦喜茅亭得二君又異卽復下榻
廖君以善於觀民則太邱元方之交也是夕亦對牀亭中
仲善嘉名勝之集不常樂笑言之雅有益取共君一夜話
分韻成詩次夕又以勝讀十年書分焉詩成各韻度可愛
予聞齊鍾嶸詩評云范雲婉轉清便如流風回雪邱遲點
綴映媚似落花依草此六朝諸賢佳致五君蓋有得之者
矣觀民之洪都公務之隙時一展玩其有不懷韓孟雲龍
之感乎然時方向泰又庸知諸君子不與觀民四方上下
而雲龍乎卽他日對牀分韻未有已也然則友義之敦何
時而忘之仲實之欲序而志焉豈小補哉

李梅所詩序

古稱者壽後者耆壽語其福俊美其德英也禮六十曰耆指使又曰八十曰耆壽而至六十八十亦云至矣然而不徒曰耆壽而必曰俊者才過千人曰俊不俊是徒福也徒福之人百歲之上者有矣可以侈國家東帛牛酒之賜而非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故者可能也俊爲難嘗試觀三老董公遮說沛公爲義帝縞素興軍其卓識如此不俊而能之乎漢之三老爲縣掌教化今郡縣耆老率是職也吾於平川得一人焉曰梅所李先生先生踰七十精練如少年博古今窮經不倦通識政體善應事機縣大夫至者皆以老事先生皆就而問政可否緩急之宜先生勿開陳忠概切至歲甲辰之冬臺城命雄師取贛平川幾以後款受攻先生一如師而城以安堵則其尤大且著者吾故曰耆可能也俊爲難非梅所其誰能之先生以其吟稿畀予刪集敬錄若干篇而序其端云夫先生之詩老成而慎習明達而藻麗有議論有調度予之所知者如此昔歐公舉梅聖俞詩佳處數端聖俞不以爲然及聖俞自誦其得意者歐公亦不然也嗚呼先生之詩或非予之所深知然先生之賢則知之深矣讀其詩也因是序也可以得其人焉

謝維高升太學詩序

平川一小縣而在贛爲上腴絲麻菽粟之利行乎四方被於上國其民亦多秀而文碩而茂蓋維昔然矣在唐則有若鍾紹京名在旂常功著社稷在宋則有若李君行學行純懿爲世羽儀其猶表赫顯顯者也夫平川有如是之先正前列故世生其間者感慕興起樂於爲善常有以自表見於時其次亦不失爲善士予嘗應大夫之聘一至其邑其來學之士有謝嶽維高者質醇而稟厚內剛而外謙讀書傳通其聞奧習經義要其指歸達於體用之學而不滯適於時用之宜而不浮可以爲善士矣洪武十二年八月

有吉州縣學生員在學年久學通經術善爲文辭容貌端莊行無玷缺者升入太學教而育之而平川大夫以嶽爲首選嗚呼在於鄉學卓有令譽則夫飛聲於璧水騰躍於天衢固其所耳雖然嶽其勗哉抑抑乎其進之恭也恤恤乎其守之嚴也沈沈乎其思之長也遜其志如有所不能敏於事如有所不及使道之未充者日益充行之未果者日益果見聞日益廣而出於尋常者萬萬交遊日益多而得於名勝者肩相接也上以副聖君賢相樂育之盛心下以慰平川大夫士之願望而遠以紹鍾李先哲之高風芳躅也願不偉哉

吳履

贛縣均役記

余至南康之三年贛父老走吾邑告曰贛令崔侯剛正廉平惠洽百姓百姓德之贛邑凡六鄉一百三十又入都田賦未符於頃畝富者有田無役而益富貧者無田加役而益貧侯命鄉擇一人焉以總其綱都擇一人焉以詳其目履畝釐年以實之期年賦符於田而有羨弊無遁形而役均舊役而今不當役者釋三匠百人庭無訟言吏無留牘物遂其性民安其生侯之德及於民者如是侯嘗修三皇廟郡縣學并先賢祠建濂溪書院城隍神祠皆爽塏闕敞丹彩輝映造浮橋以濟章貢水不日而成凡今郡縣官環居公庭侯建屋而制公廨繚以崇墉左右具宜贛承兵後羣廢備興請創屋舍爲間者近六百爲楹者逾三千至於氓征軍給動計千萬取具立辦縣丞鐺完哲主簿馬公輔典史王琳皆異體同心釐茲庶政而均役一事願有紀焉夫郡縣者近民之職也公事有需郡督於縣縣督於民民有不逮事不奉命者令必加罰焉故縣令之職爲最難是以詩三百篇大夫有刺而無美至於北山一詩聖人直以役使不均以垂後世爲政者其可以均役爲緩哉夫役均則民服服則令行而庶績咸舉矣今去三代日遠民有美

其縣大夫均役之賢且欲其功昭於永久豈不油然而親上愛敬之心也歟侯有德在人心民之不能忘也至矣侯名天錫字彥才真定人世仕元爲大官縣丞字仲彝至符字遵道典史字宏道督均役者父老某某

朱

敏

字說道金華人贛州府同知

金精山記

金精山在贛寧都距縣西十有五里而近自縣北郭門而出未十里而抵蒼山厯篔簹谷宋曾唯菴讀書之遺址在焉西入而爲獅子峰又入而爲青牛峽其象固已特又稍入見有圓修而展蓋者爲蓮花峰其有石自巔底亂中

泐爲二而勻圓特立者爲合掌峰又有雙石類削壁植圭焉者爲仙桃峰世傳張真人入茲山得二桃一以奉母化爲石自餐其一遺核亦化爲石也自仙桃峰爲試劍石爲披髮峰蓋石似刀劃斷爲半而峰崖之蔓延蒙茸溜紋碎黑若披髮然因其狀而擬之也伏虎峰峙於雙桃之左望仙屹於披髮之右其翠微三巘瑞竹凌霄石鼓黃竹諸峰又其魁迥者也其巖之最近者曰月巖曰道人巖曰休糧巖泉之最清者曰靈泉曰仙浴池曰崖瀑合流入於礪中百折而出清澈若藍毫髮斯鑑可漑可濯凡諸峰之效奇獻秀奔驟起伏迎揖拱踞於左右者莫能悉此特尤著焉

者也其西崖融合中則嵌榭洞豁者爲仙洞有陽靈觀在焉有真人祠在焉有御書閣葆光亭在焉相傳謂長沙王吳芮求儷真人誘令鑿洞者是也觀之場有飛昇壇謂真人遐舉之所也壇側有亭翼然而翬飛者則前守菊潭王君之所作也至若道語石刻在在有之靈泉之下有石平砥而敞好事者引水爲觴泳池環坐可六七人敏與邑土石泉令溫琮伯琮監生聶莊伯夔太常從事孫琳仲寶緣磴而入跂於泉下仰視而峭險臨壓相顧愕眙魂悸膽慄惟覺寒氣淦淦逼膚令人有思挾纊意仲寶試以瓜漬泉流聞少頃取剖而食則已冰齶弗敢咽矣亟還入老君巖就巖而坐時六月朔日也敏惟太古之初天地混合無間自判闢以來陽升而陰降清而在上者氣積而爲天之文在下而濁者質聚而爲地之理融結則爲海爲岳其怪竒險邃固亦宜然也且麗天之宿有若箕者焉有若斗者焉有若烏蛇牛鼓者焉至日月亦謂有烏兔之兆是豈人力爲之者哉岱華衡嵩峨岷廬阜山之尤著者也豈聞有所謂幻說者乎茲山乃天造地設爲大江之西諸山之冠意昔人謂西方之屬爲金故名之曰金精所謂有宇宙則然也豈有真人食桃而化誘王啟鑿之事乎王與真人俱西漢人若然則虞夏商周之際謂爲有此山非耶其謬妄也

審矣夫不貪者乃識金銀之氣絕欲者始得託仙道之真
設使王欲求儷真人乃感物而動盪欲之人也真人視其
富貴若蟻蠓然豈屑以覓其姿耶蓋神仙樂岑僻好樓居
或者真人修煉積功於是脫屣高矯於茲世之愚者欲神
其事乃假山之形以附會其說耶宋崇寧間徽廟以茲山
之靈禱而輒應封真人有靈泉普應之號誥詞遺刻尙存
我朝膺命以來稽古明禋表正祀事登錄茲山真諸祠典
有司歲時歲事弗懈益虔有禱斯遂豈非神被豐功盛德
於茲邦故今得以食其報耶山川出雲有勞捍患者法所
當祀也國之凶荒尙索鬼神而祭之矧茲山之靈應福及
烝黎澤加永世崇德報功其可後乎敏也來吳之日陽亢
稍久因默叩於心而是夕輒雨其應之昭昭也若是謂非
斯民之依可乎謂爲茫昧而弗之信可乎旣還越四月復
來行縣因請紀其遊之歲月遂追憶次第而書之并辯其
相傳之妄勒諸貞石以告觀者云若夫道書福地之次歌
詩之古騷人墨客賦詠之多別有刻錄茲不詳著

周是修

號龍蟠泰和人紀善芻蕘集

送劉司訓仲珩之官石城序

泰和之北四十里禾溪之流出焉溪之北重岡疊阜窮林
曠原四民之相聚以居者駢門接屋其中族姓則皆莫劉

氏若也劉之彥曰仲珩穎敏不羣夙聞庭訓而又質之師講之友甫弱齡而經史淹貫於是郡縣之辟交至以親年耆艾固辭久之旣而贛石城之賢尹以學官乏員人材放失知仲珩名且以陳君孟潔之薦書幣之來禮義之厚使命之堅俱有不可却者乃以洪武庚辰春偕其宗老曰公正同貢於天官膺廷試本經義論策而俱中高第自非家學淵源才力優裕者能有是哉之官有期以余爲同邑且嘗與其季父仰霄先生有忘年之契謁言以爲別余曰士君子立身名教若仲珩者固當披閭閻呈琅玕以自結予知六展其抱負其孰曰不宜今也從容退遜不得已而遠違膝下則又恬就清職於石城者豈不以石城去鄉不數百里順流之便音問相通而時或得覲省之忱乎然則仲珩於忠孝之道爲能兩全矣至於正己以正人篤志而不倦涵養造就於九載樂育之間譬之松柏必足其尺度然後應時需而柱明堂棟大廈傑然有補於天朝倬然有耀於後世又安知非仲珩之初心乎

解 縉 字大紳吉水人參政解學士集

素位軒記

余自洪武乙亥歲客於贛城季大父山泉先生之門人高君汝南爲郡學官由是寓學中久之盡得交其學生橫經

論難情好漆密若今之興安縣周君鳳祥其一也周君傳
高先空易學易學貢京師有聲於胄監旣而選試獨一人
高等擢今官予復與相見十有五年於茲矣昔也少壯而
今且班白矣然於初見時情懷論議皆不異焉蓋人之常
情方其未仕也有爭名躁進之心及其旣仕也有希高望
遠之意仕未崇顯而衰病及之未有不嘆老而嗟卑者也
故其在學校一舉足而望仕宦及其仕宦一舉足而望卿
相其身所處之地其心無一息之或安而何望其有所及
於物也爲學官者無心於教其子弟爲民牧者無心於愛
其百姓憧憧然何暇於日用之所爲哉周君之學問固不
如是蓋有得於通而異乎常人之變也故其情懷議論無
所動於外而窮達出處隨所遇而安且以素位名軒而求
余記焉余覩周君在郡學時安於郡學故學成而充貢在
太學時安於太學故名立而登仕今其令一縣也安於爲
令設心措慮惟在於令之所當爲其惠澤之施及於物可
知也興安路當交廣湘灘渠水之所發源山林沮洳蒙昧
險阻之間居安纔一千餘戶以應府司大藩之供億周君
爲政三年勉勉循循撫字而勸相之趨事赴功未嘗敢後
由周君之心在此乎而無外慕之私也予觀古來循吏往
往皆入爲卿相爲三公號知大體不爲爵位所動者非養

之有素其能然乎故其爲三公不以爲泰由其爲守令不以爲勞也守令其可易而視之哉周君勉之將由此爲卿爲相爲三公亦安其心處之惠之及物也祇見其益多耳周君勉之毋忘其舊學焉爲之記而系以詩曰君子之學用心於內思不出位不願乎外見在所居隨遇而安俯仰無愧心廣體胖彼或小人行險僥倖憧憧其思胡能有定勒銘於軒致美周君依乎中庸與天其旋變而有常時則乘之存乎其人樂則行之

楊

榮

字勉仁建安人太子少師謹身殿大學士追贈光祿大夫左國太師謚文敏兩京類稿

途同知方以正之贛郡序

溫之永嘉方以正初以進士授吏部考功主事出判閩之建寧九年秩滿考最今擢爲贛州府同知濱行禮部郎中黃養正率素所交遊者賦詩贈之請予文以冠篇端惟國家外設藩臬郡縣之職皆所以爲民也而與民相親莫切於郡縣然郡所以統縣自令以下其賢與否及政事之得失皆得以勸董之故縣之令佐得其人其惠止於一縣郡之長貳皆賢則令與佐有所表率而凡屬邑之民皆得以受其惠焉其所及者不亦廣乎贛處江右上游統縣凡十民生之黷賦稅之供視他郡爲最而其地與嶺南相接海外諸番國歲時貢獻使輶往來必經於贛任郡寄者當送

迎慰勞之苟不得其人則政務勞如督責旁午不足以綏
遠人而民且不能以無損焉故守貳之職尤貴於得人也
以正清慎明敏敷歷中外政績偉然有足嘉者其往治於
贛也若駕輕車就熟路惠政之施必大有以被其民矣雖
然居官必在於正已爲政莫大於得民能正已則政事益
善能得民則聲譽益隆國家所以寵榮光大之者尙未止
於斯也以正其勉之

楊士奇

送張鳴玉序

贛爲郡居江右上流所治十邑皆僻遠民少而散處山谷
間或數十里不見民居里胥持公牒徵召或行數日不底
其舍而巖壑深邃瘴烟毒霧不習而冒之輒病而死者常
什七八江水險急灘石如虎牙森立或隱或顯奔湍之聲
洶洶聞數里舟楫往來非資其土人跬步不敢越以是會
府優視之於賦役百需常半減他郡而當江廣之衝將命
之臣及海內諸番朝貢之使往來供億無虛日加之數年
旱澇饑饉民之不遂豈少也哉而爲郡於此苟非德任綏
撫才堪繁劇不得爲良建安張鳴玉由行人擢知府於贛
期年矣自會府下至十邑之民皆稱曰良江右所治十三
郡時稱良守不三四人而鳴玉與焉固其所施有及人者

與前之爲守於茲非一人至於今人喜談而樂道者曰趙清獻世謂清獻誠心愛人以惠利爲主又稱其學道清心遇物而應有過人者非本諸其德歟則後之爲良守於茲不務諸德其可哉鳴玉發身進士其官京師時與予鄰居今自贛述職將歸翰林檢討連智其同門也求朝士爲詩送之又求余序於是乎言

劉定之

字主靜永新人禮部右侍郎諡文安

開州守李君致政序

朱文公小學所載李君行先生止其子弟不令冒京籍應舉者其篤於德行不苟富貴可見也去今數百年而其裔胄猶居當時故郡卽今贛之興國蕃衍不衰替且有仕至州太守者太守守循道工楷書書奏牘終日數千言端勁無舛訛試其藝文於天官之堂取前列釋褐遽擁旛蓋綰章綬得千里民社而涖之開州古之澶淵吾嘗涉其境水陸衝要民稍困於賦役循道勸耕稼歲儉輒發廩賑之新賢舍展拓合廣遠雖甚費無吝亦助以已俸婚嫁失時勒其勿論財而廢禮遵令成室家者三百餘輩政成俗樂逃徙來歸闔境增戶載版圖新里五十餘嘗旱蝗禱而災弭民謂非循道殆不克感神凡循道學與政可稱若茲予得於刑部侍郎廖公安止翰林修撰劉公仲方之言侍郎未

第時嘗授徒興國修譔澶淵人也循道官滿澶淵年猶未
至致其事以歸侍郎止之循道曰今民牧亦未易爲利吾
民而已將何以迎合時好惟彌逢以身干進豈不斂怨於
下亦非平昔守己之素心也歸則溪山之間惟我所如其
孰牽制哉於是侍郎送循道歸徵予文予因有喟焉聖天
子視海內元元如赤子彼貪殘不能撫綏至勞斧鉞草薶
禽獮之憫於宸衷矣安得循良徧付以黔黎而乃令若循
道者乘間引去何堂廟司陶鑄者獨畀人取急流勇退之
美譽也將崆峒章貢風月佳致深足戀戀他處不能及是
以循道歸莫過乎予郡僅隔青嶂何時予歸尙往訪焉

董

越 字尚純 寧都人 工部尙書贈太子少保諡文僖 圭峰稿

綿江公館記

古二千石行部察吏必有止宿之所今之府館是也夫以
千里之地統於守佐於貳弼於推而贊於幕簿書期會必
以程官吏廉貪必以察民生之休戚風俗之厚薄皆所當
知欲坐而理得乎况大山長谷在贛爲多邑雖隸郡動遠
數百里非中州郡縣朝令夕至可比也瑞金地接閩汀在
屬邑最稱僻遠前此首佐行部皆寓僧舍歲壬辰貳守河
南程君乃闢廢郵致址且購民地肇創之其地東西袤七
丈南北延十一丈其居前廳事後燕寢門廡庖福以次而

有堂前後以間計者六廡以間計者十二門如堂之半始
事於某月至某月告成相其事者邑令鄭君翼前後以行
部至者得攸芋焉可謂知所當務者矣君今以九載滿秩
去姑蘇顧君鏞來爲是縣詢諸故老知爲創於程君前後
顧瞻以是役之成良非易事不嗣而葺吾之責也乃以政
治之餘料檢在公餘費就其幾隳者修之不足者補之益
疎漏以陶瓦飾垣墉以黝堊復慮後人或昧其所自也遂
走書請余爲記嗟夫程君何爲而得此於人哉傳稱信而
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已也儒亦謂凡有興作當順民
心不然則怨讟興矣程君何爲而得此於人哉蓋君爲性
質直剛方不激不訥而遇事明決故出言而人信之是役
也費皆出於贖刑禮勸工則儻於閒民轉移民但見其成
而不見哀取役使之及己此其所以來人之去思而啟顧
君之歆慕也王黃州竹樓記嘗歎其數年之間奔走不暇
而以嗣葺望於後人在程君則誠然矣而顧君方以牛刀
試其小邑使他日或以九載陟明或以不次遷擢則爲後
人考寧不思程君創始而同顧君之用心哉庸記以俟

琴江公館記

今潘臬之於郡縣皆有分司獨郡行縣無之者蓋闕典也
闕而補之可矣然必以力以財顧安所出乎曰民而已民

困且弊而欲爲之是誠非知所當務者使爲之而財不費民不勞亦何憚而不爲乎雖然亦視其人何如爾石城舊無公館郡吏至多就城隍廟西一室以居前人嘗欲改爲顧時有未可成化壬辰貳守程君以行部至乃謀易之時人和歲豐邑且無事議謀一協庶民子來旬月之間財力悉具君慮速成全美或爲民病也乃獨新其廳事越明年癸巳燕寢門廡之制始具焉於戲君之知所緩急如此不謂其人可乎自君之創今又八年塗墍垣墉不無非舊邑令三山吳君慨念成績次第修飾之今規制煥然無復遺漏猶慮後人或昧所自而莫之嗣葺也乃走書徵予爲記予嘗獲泛觀今之吏於民者矣棘欲者病民玩愒者廢事幸而無是二者則又多涉疑畏遇所當爲輒諉曰勞民傷財在所不敢是誠不敢也然不有聖賢之經訓在乎夫長府之改不必改也南門之作不當作也然作臺而民悅之修泮而民頌之古之人亦未嘗全不用民者文王固不敢當也魯僖之事獨不可幾乎今之二千石古之諸侯秩也其佐諸侯之亞也昔人謂郡之於州猶州之於縣今郡之尊禮藩臬旣若是其重矣而縣之視郡乃獨使之不得安所止於義得乎此程君之舉所以無過而來吳君之嗣葺宜也說者猶謂作臺興學與此不同予曰不然夫臺成固

所以察災祥學修亦所以興教化然今百里之地能無災
祥可察乎教化可興乎若必以此爲厲民則是漢儒所謂
召伯心恐煩民故芟於甘棠之下者遡古及今宜無如是
之鑿也程君名鶴字大鴻河南鄆陵人以賢科發身稱廉
能於贛者九載吳君名文瑞福清人問學早得師承異乎
俗吏是皆有可書者故併書使刻焉館之規制丈尺與時
之共事者則具列碑陰

周 璫

憲節堂記

憲節堂者元故言豐劉鵬楚奇死節之祠也公之先本東
漢汝南節王暢之後暢生基封巴陵侯二十七傳而生度
霖唐咸通間仕廬陵郡判避兵恩江廿一世孫夢說舉宋
省元始遷今鷺里又四世而生百三歲桂林翁卽公之祖
也公自幼力學累試不第嘗愛孔子浮雲之語築浮雲道
院以教鄉族子弟割出廩養吳文正公甚愛重之皇慶壬
子董宣慰薦公於朝歷政教之任山祕書監祕書郎修撰
翰林日與虞文靖公揭文安公歐陽楚公輩朝夕泮壖
望益彰至正十二年壬辰除江州路總管時緝中盜起郡
邑瓦解公勵精爲恢復計寇莫敢犯十七年陞廣東廉訪
副使十九年奉命鎮韶調度適宜民始得安加廣東閩帥

公幼子運亦以禦寇有功特加廣東副元帥二十二年拜
 公行中書省參政寇至屢擊却之二十四年甲辰韶洞獠
 作亂公分兵討之而顛寇萬餘猝至公父子親冒鋒鏑與
 守將李如璋統兵禦戰數月兵困城陷運竟陣亡公被執
 於顛幽於慈雲寺終始罵賊不屈而死其絕筆曰生為大
 元臣死為大元鬼忠節既無慚清風自千古時十月二十
 六日庚戌也嗚呼公以命世之才膺國重任當未踏艱危
 而克全臣節以終仲子述奉柩歸葬吉水仁壽鄉之天柱
 峯立祠浮雲道院而學宮則又附祭歐陽公之次頃之公
 之曾孫傑以太原郡博辭疾歸養既祠社之無存誰復興
 之是念歷荆楚謀良材建祠堂於別墅之東且以奉先且
 以遺後傾廩罄貲務盡其美經始成化丁酉八月朔落成
 於冬提學副使夏公為書憲節堂大字顏其楣而郡博先
 生復請予言以記其事

劉玉

祭顛州王貳守死事文

名廷珩詳府名宦傳

嗚呼生也者人之所惜孰知義為之質死也者人之所惡
 孰知義為之度人孰不生巾幗浮沈人孰不死枕席呻吟
 卓哉王侯決於死生奮馬韋之壯志留虎頭之芳聲人或
 以為舍生之易予獨以為得為國為民之經風獵獵兮江

之溥搖搖者舟兮揚揚者旌慨英雄兮莫起嗟澳忍兮何
心念交情於曩昔愁抑鬱兮難任酌潢汗以三奠歸乎來
兮海宇冥冥尙享

歐陽鵬 泰和人庶吉士

新修嶺北道記

江以西按察分司五道南嶺庾嶺之北也故分司稱嶺北
道道之治在屬縣皆有建而信豐獨以盜擾弗葺且隘宏
治初元朝廷勅按察司副使滇南張公來守備且領道事
公以威德覃敷吏民畏懷於時縣令倪俊亦始視事思舉
百廢乃以建修爲請公曰爾民方加師旅寔難不爾護其
以吾訊囚折楮爲費乃卽買地展基市材鳩工不日以完
翼然煥然足稱君子之攸躋也時予過焉倪請言以紀乃
敢不遜而言曰今之按察古監司也監司緝百職而百職
臨軍民軍民不得其所百職之過也百職敢肆監司之過
也今朝廷爲民得賢於張公而倪輩善承之上令而下不
敢肆民之蒙福何如也尙願斯建千年不朽而凡臨其上
者威德如一承其下者常匪懈焉斯軍民之蒙被有已哉
是爲之記

陳憲章

字公甫新會人翰林檢討諡文恭

養氣說

余嘗讀孟子至其論浩然之氣章慨然有感於其言涵泳
反覆然後撫几而嘆曰孟子亦人也大有功於聖門大有
功於來學而我獨非人哉人與天地一氣也至大也至剛
也至直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孟子豈欺我哉我
固有之也我則不知我醜雞也孟子之發我覆也既又取
二程子及朱子之書而參觀其說若有牴牾其間徐而思
之恐不特句讀文義之差而已也朱子之告其門人曰吾
說孟子此章有一言不得於孟子之意者天厭之天厭之
若朱子可謂自信矣吾獨恨不得生孟子時以二程之言

生孟子而以朱子之不是扣之也自餘論者雖多吾不敢

泛觀焉嗟夫真儒不作天下貿貿乎安所之自孟子以來
借門牆而附影響者幾人自二程以來借門牆而附影響
者又幾人蘇子瞻未嘗以道學自名而其言曰是氣也寓
於尋常之中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王公失其貴晉楚
失其富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辨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
不依形而立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斯言也其亦
有見乎信邑俞通用中孝友之行化一家好讀書喜爲養
氣之論時人以是稱之今亡矣厥孫溥攜事狀一帙走白
沙謁余銘余爲養氣說以告之於戲安得起斯人於泉壤
與論孟氏之旨哉

劉鴻字雲表泰和人舉人七星集

擊壤會記

國家覆冒海宇垂百餘年風噓日曛人物熙熙在處皆然
興國賴屬邑也山盤谷稠風氣完固食土之毛民樂其生
而多壽考迺宏治壬子時平歲登公私衍衍有垂白之老
二十二人合和履祥蹈舞皇風相與謀及時爲樂以詠歌
堯仁以終餘年於是月爲二會會以朔望鱗次而周戶而
不釀是歲九月甲子舉事牲肥酒香籩豆有楚乃其初筵
諸老深衣大冠魚貫而進前設几格俯伏其下北面稽首
焚香額天曰願明天子萬歲率執爲壽壽泉爲良郡有賢

守邑有賢大夫用康保我民亦云休哉願兩陽時若百穀
滋植公私羨餘閭閻笑語野無橫民隣有善俗俾我老人
永有今日之娛亦云休哉已乃舉盞更壽揖讓就坐以齒
爲倫坐定諸少年班立而揖有引卮酒跪而進之者曰孺
子不敏幸茲良會躬侍杖屨先生長者詎無有以教我乎
諸老人推其年高者詔之曰若知今日之樂耶高皇帝列
聖今天子之賜也語有之臣民之福皇錫之極汝則保極
逆極者殃保極者昌吾輩老矣得爲保極之民汝則念旃
景德懷刑毋瀆於家毋梗於鄉毋突冒於有司毋貽罹我
父兄汝則念旃後之視汝者猶之今也衆皆唯唯酒五七

行諸老人起而酬酢有誦淇澳以相規者有歌豳風以相樂者有詠歎考槃之遺音者而未嘗不歸德於上也遂名其會曰擊壤壤不必擊而擊壤之樂同也少酣有倡之者顧執事曰不有所作曷伸本懷人賦近體詩二首平淡古雅有太平之音章成懽甚且酌且歌日冉冉下迴薄桑榆間乃反爵相揖降階少年奉諸老扶藜而出其爲會無窮而樂無窮也會有圖圖諸老人像所賦詩分隸其下並板鐫以傳君子曰王者之民皞皞如也康衢之謠帝力何有今茲諸老一則曰吾君再則曰吾君何者太古之餘其風朴盛明之世其文昭列諸老生周程過化之邦又多詩之族嘗學問而知禮義者其所以撫景和鳴一摠其忠愛之素而動作語言皆有足觀者豈偶然之故哉廬陵劉鴻并錄而爲之記

高伯齡 長樂人 雩都知縣

雩都縣志序

雩都爲漢大縣自孫吳割地爲陽都蕭梁分地爲安遠南唐析象湖鎮爲瑞金宋析九州鎮爲會昌石城之分又自陽都是雩之一邑分爲虔之六縣且吳晉立郡於此實爲一大都會慨想古昔其盛可知夫何滄桑屢變版籍益少姑置宋元弗論卽國初尙有東西八坊廂編戶三十里至

正統間則存七坊廂一十七里今則坊廂減三而里又減六民之衰耗一至於此伯齡承乏邑令每致浩歎往隆今替何故哉間聘泰和羅君輔爲之訂定圖志志旣成矣乃知雩民戕於安遠之寇田分於營田之成迄今七八十年瘡痍未復彫殘愈甚民何其遭酷如此予嘗訪其事於致政公曰雩民之困憊是將何以蘇之公曰雩當闢廣湖嶺四道之衝惟力役之征至重使客一臨舁者擔者挽者牽者動輒百十人僱募之資會其數有至於六七百銖者嘗考之宋時雩都有五驛以便輸運有客戶以助主丁今當改邑民之役於他邑者徵宋置龍門一驛編客戶以輸充山西太監該請勅會同巡撫大同都御史鎮守陝西太監該請勅會同巡撫延寧等處都御史係干體統決難輕准合無本部行文提督軍務都御史王守仁今後遇有江西湖廣廣東腹裏地方盜賊嘯聚應該會合剿除或動調腹裏府衛州縣軍兵錢糧應與各該鎮巡官會議者仍照原奉勅旨計議而行其南贛地方一應軍機事務遵照節次題奉欽依事理徑自區畫施行不許推託因而失悞軍機罪有所歸

申明賞罰以勵人心疏

照得近年各處盜賊生發所在官司往往隱匿不行奏報

以致滋蔓難制卻又倡爲招撫之說長奸縱惡莫有衰息
及乎招降復叛乃至動調京邊官軍始克平定勞師費財
不可勝計今都御史王守仁反覆辨論深切著明具見本
官有用之學濟世之才及照昔因江西南贛二府福建汀
漳二府廣東南雄惠州潮州韶州四府并湖廣郴州四境
相接之處素爲盜賊淵藪數爲民患不可盡除比之尋常
盜賊迥然不同以此議奏特設都御史一員兼治四省地
方雖以巡撫爲名實則提督軍務是以原奉勅旨民情事
務不必干預然以巡撫爲名而不與民事以禦盜爲職而
不得兵權故官雖設而職難盡民受害而盜未息不如不
夫設嚴侵漁之禁杜覬覦之望若是則於粵民或其少蘇
矣乎予拱手曰必有賢明鎮土大臣閱圖經究民情減徭
輕役蘇困憫勞如先生之言者粵民姑俟志成以此識於
卷端

王瓊 尚書

征勦機宜疏

看得御馬監太監畢真奏稱先年都御史俞諫巡撫南贛
等處一遇有警會同鎮守太監黎安動調人馬今都御史
王守仁不行會同鎮守太監許滿誠非舊規乞要請勅前
去會行所屬地方凡遇征勦遵照舊例以便行事一節先

年爲因廣東湖廣福建江西四省交界地方賊情各該鎮巡官員不能遙制以此議設都御史一員專在汀贛二府駐劄凡事許徑自區畫便於勦除盜賊也其都御史俞諫巡撫南贛之時爲因江西腹裏流賊生發事有相干以此會同江西鎮巡撫計議行事近日都御史王守仁征剿南贛地方強賊以此不會江西鎮巡官今若將南贛地方盜賊事情又欲會同江西鎮守太監方纔施行彼此牽制坐失事機不如將提督南贛都御史革去止令江西鎮巡官自行之爲愈也况鎮守江西太監原奉勅諭行事自有舊規並無另請勅書會同南贛都御史事例若準所奏鎮守

設此官專責各省巡撫官之爲愈也是今彼處盜賊幾至數萬殘害地方已調兵會剿雖嘗擒殺未必能盡大兵一退必又嘯聚王守仁所奏前事皆有明驗若不責成此官假以兵權申明賞罰誠非久安長治之術也合無請飭南贛等處都御史假以提督軍務名目照提督軍務文臣事例給與旗牌應用以振軍威一應軍馬錢糧事宜照依原擬徑自便宜區畫文職五品以下武職三品以下徑自掣問發落如遇盜賊入境劫掠即便調兵剿殺不許踵襲舊弊招撫蒙蔽重爲民患所部官軍若在軍前違限逗遛退縮者俱聽以軍法從事生擒盜賊鞫問明白亦聽斬首示

衆其陞賞事宜除征剿流賊事例已先奏革外若南贛郴桂等處斬賊級聽本處兵備副使會同該道守巡官卽時紀驗明白備行江西按察司造冊奏繳查照南方剿蠻賊見行舊例議擬陞賞

王守仁

字伯安餘姚人巡撫新建侯諡文成陽明先生集

辭新任乞以舊職致仕疏

臣原任南京鴻臚寺卿去歲四月嘗以不職自劾求退後至八月又以舊疾交作復乞天恩放回調理皆未蒙准允屢勉尸素因循日月至今年九月十四日忽接吏部咨文

蒙恩陞授前職聞命驚惶感泣之餘莫知攸措竊念臣才

本庸劣性復迂疎兼以疾病多端氣體羸弱待罪鴻臚閒散之地猶懼不稱况茲巡撫重任其將何才以堪夫因才器使朝廷之大政也量力受任人臣之大分也撫仕顯官臣心豈獨不願一時貪倖苟受後至潰政債事臣一身戮辱亦奚足惜其如陛下之事何况臣疾病未已精力益衰平居無事尙爾奄奄軍旅驅馳豈復堪任臣在少年粗心浮氣狂誕自若自後涉歷漸久稍知慚沮逮今思之悔創靡及人或未考其實臣之自知則既審矣又何敢崇飾舊惡以悞國事伏惟陛下念朝廷之大政不可輕地方之重寄不可苟體物情之有短長憫凡愚之所不逮別選賢能

委以茲任憫臣之愚不加謫逐容令仍以鴻臚寺卿退歸田里以免負乘之誅臣雖顛殞敢忘銜結臣自幼失慈鞠於祖母岑今年九十有七且暮思臣一見爲訣去歲乞休雖迫疾病實亦因此臣敢輒以螻螻苦切之情控於陛下冀得便道先歸省視岑疾少伸反哺之私以俟矜允之命臣衷情迫切不自知其觸昧條憲臣不勝受恩感激瀆冒戰懼哀懇祈望之至

參失事官員疏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楊璋呈

據贛州府信豐縣及信豐守禦千戶所各報稱正德十二年二月初七日有龍南強賊突來地名崇仙屯剽已經差委興國縣義民蕭承會同信豐龍南官兵相機勦捕續據申報強賊突來本縣小河住剽離縣約有四十餘里乞要發兵策應又據申報本月初九日有龍南流賊六百餘人突至城下除嚴督軍兵固守城池緣本所縣無兵禦敵誠恐前賊攻城卒難止遏乞調峰山弩手并該縣兵夫救護又經差委南安府經歷王祚南康縣縣丞舒富統領弩手殺手前去約會二縣掌印官并領兵官相機攻圍去後續據縣丞舒富呈本月初十日蒙委統領殺手陳禮飭打手吳尙能等共五百名經歷王祚義民蕭承統領峰山加善

雙秀弩手各三百名先後到於信豐縣會剿至十一日止
有該所管屯千戶林節帶兵四十餘名出城據鄉導馬客
等報稱止有強賊六百餘人在地名花園屯剗當同各官
將兵分布剗定只見前賊一陣止有百十餘徒先出有前
哨義民蕭承領兵就與敵殺斬獲賊級四顆奪獲白旗一
面頃刻衆賊出營分爲三哨約有二千餘徒瞰知龍南反
招賊首黃秀魁糾合廣東龍川縣泃頭賊首池大鬚賊首
池大安新總并池大昇共爲一陣賊首楊金巢自爲一陣
勢甚猖獗與職督統本哨兵快奮勇交鋒殺死賊徒二十
餘人不啻賊衆一湧前衝殺手陳禮勛百長鍾德昇等見
勢難當俱各不聽約束先行漫散有南康縣報効義士楊
習舉等仍與前賊死敵不退俱被戮傷身死及有經歷王
祚上馬不便亦被執去賊勢得勝仍要攻城隨與蕭承林
節等收集衆兵退至南營山把截遇蒙本道親臨該縣督
剿各賊聞知退至牛州離城少遠至十二日前賊差人告
招十三日蒙本道差蕭承前去招撫就將經歷王祚放回
賊往原巢去訖等因到道備呈到臣隨據龍南縣知縣盧
鳳呈稱本縣捕盜主簿周政會同鎮撫劉鏗千戶洪恩統
領機兵旗軍於本月十八日前去信豐縣截捕探得強賊
池大鬚黃秀魁等從鴉鵲隘越過安遠縣在剗本職督兵

追截前賊已往廣東龍川縣復回原巢泖頭去訖據安遠縣知縣劉瑀稟稱於本月十九日統領水元大石等保民兵弩手前去龍泉等保截剿各賊遯回原巢去訖難以窮追以此掣兵回縣緣由查得先據該道及信豐縣所各稟報前事已經批仰該道兵備等官急調招撫義官葉芳協同石背兵夫斷賊歸路及譙峰山弩手與南康打手人等責委縣丞舒富統領前後夾擊又看得此賊既離巢穴利在速戰仍仰該府急行所屬隣近官司俱要乘險設伏厚集以待及於各鄉村往來路徑多張疑兵使賊不敢輕易奔突仍調安遠縣知縣劉瑀星夜起集水元大石等保民兵一千橫接龍南賊寨兵不備若賊猶屯信豐急自龍南直趨泖頭搗其巢穴賊進無所獲退無所處不過旬日可以坐擒仰各遵照施行去後今據前因參看得縣丞舒富承委督勦不能相度機宜輕率驟進以致殺傷兵快原其心雖出奮勇責以誦律均爲敗事經歷王祚臨陣潰奔爲賊所執後雖倖免終係失機信豐所縣知縣黃天爵千戶鄭鐸巡捕副千戶朱誠惟知固城自守不肯發兵應援龍南知縣盧鳳捕盜主簿庠政隄備鎮撫劉堂千戶洪恩地當關隘正可防遏坐視前賊往來畧不出兵邀擊千戶林節卽其兵力之寡似難全責究其失律之罪亦宜分受安遠

縣知縣劉瑀承調追襲緩不及事俱屬違法南康縣百長
鍾德昇等臨敵不前故違約束先行潰散失誤軍機應合
處以軍法該道兵備副使楊璋守備都指揮同知王泰俱
屬提督欠嚴但楊璋往來調度卒能招撫前賊計其功勞
可以贖罪及招廣東龍川縣掌印捕盜等官明知首賊池
大鬢等在彼地方爲巢郤亦不行時嘗巡邏縱其過境劫
掠又各不行乘機追捕俱屬故違所據前項失事官員俱
合遵奉勅諭事理卽行提問但前項賊徒擁衆數千變詐
百出今雖陽受招撫其實陰懷異圖况其黨與根連三省
萬一來間復出爲患必大正係緊關用人提備之際除將
百長鍾德昇等查勘的確處以軍法及方面軍職另行參
究外其餘前項各官且量加督責姑令待罪隄備各自相
機行事勉圖後功以贖前罪仍一面委官前去信豐縣地
方查勘前項殺死兵快數目及有無隱匿別項事情另行
參奏緣係地方緊急賊情及參失事官員事理未敢擅便
爲此具本請旨

閩廣捷音疏

據福建按察使整飭兵備兼管分巡漳南道僉事胡璉呈
會同分守右參政艾洪經理軍務左參政陳策副使唐澤
將領都指揮僉事李胤督據河頭等哨委官指揮徐麒知

縣施祥知事會瑤等呈稱各職統領軍兵五千餘人進至長富村等處見得賊衆地險巢穴數多兼且四路裝伏勢甚猖獗尅期於正德十二年正月十八日等各分哨路從長富村至闊竹洋新洋大豐五雷大小峰等處與賊交鋒前後大戰數合擒斬首從賊犯黃煜等共計四百三十二名顆俘獲賊屬一百四十六名口燒燬房屋四百餘間奪獲馬牛等項被賊殺死老人許六打手黃富璘等六名餘賊俱各奔聚象湖山拒守各職又統領官兵追至蓮花石與賊討創誠恐賊衆我寡呈乞添兵策應等因到道行據

大溪哨指揮高偉呈報統兵約會蓮花石官兵攻打象湖

山適遇廣東委官指揮王春等領兵亦至彼境大繳地方身職與指揮覃桓縣丞紀鏞領兵前去會勦不意大繳賊徒突出身職等奮勇抵戰覃桓紀鏞馬陷深泥與軍人易成等七人兵快李崇靜等八人俱被截傷身死身職亦被截二鎗勢難抵敵只得收兵暫回聽候緣象湖山係極高絕險自來官兵所不能攻今賊勢日盛若不添調狼兵稍俟秋冬會舉夾攻恐生他變通行呈稟間續奉本院紙牌爲進兵方畧事備行各職遵奉密諭佯言犒衆退師俟秋再舉密切部勒諸軍乘懈奮擊依蒙密差義官曾崇秀爪探虛實乘賊怠弛會選精兵一千五百名當先重兵四千

二百名繼後分作三路各職統領俱於二月十九日夜銜
枚直趨三路並進直搗象湖山奪其隘口各賊雖已失險
但其間賊徒類皆驍勇精悍猶能凌塹絕谷超躍如飛復
據上層峻險四面飛打滾木礮石以死拒敵我兵奮勇鏖
戰自辰至午呼聲震天撼搖山谷三司所發奇兵復從間
道鼓噪突登賊始驚潰大敗我兵乘勝追殺擒斬大賊首
黃猫狸游泗并廣東大賊首蕭細弟郭虎等二百九十一
名顆俘獲賊屬一百二十三名口其間墜崖墜壑死者不
可勝計奪回水黃牛颿銀鎗刀等物燒燬房屋五百餘間
餘賊潰散復入流恩山岡等巢與諸賊合勢亦破各賊殺
死頭目賴願打手楊緣等一十四名次早各職分兵追勦
指揮高偉推守胡寧道亦由大豐領兵來會仍與前賊交
鋒大戰擒斬首從賊犯巫姐旺等一百六十三名顆俘獲
賊屬一百六名口餘賊敗走各又遞入廣東交界黃蠟溪
上下樟溪大山去訖又據金豐三團哨委官指揮王鑑李
誠通判龔震等各呈稱賊首詹師富等恃居可塘洞山寨
聚糧守險勢甚強固各職依奉會議分兵五路連日攻打
生擒大賊首詹師富江嵩范克起羅招賢等四名餘賊敗
走復入竹子洞等處大山嘯聚隨又分兵追襲與賊連戰
擒首從賊犯范興長等二百三十五名顆俘獲賊屬八十

二名口奪回被虜男婦五名口奪獲馬牛等物亦被各賊
殺死老人胡文政一名截傷鄉夫葉永旺等五名又據指
揮徐麒等呈稱黃蠟溪上下樟溪與廣東饒平縣并本省
永定縣山界相連遵依約會廣東官兵并金豐哨指揮韋
鑑大溪哨推官胡寧道等於三月二十一日子時發兵齊
至黃蠟廣東義民饒泗等領兵亦至會合我兵三路進攻
賊出拒戰甚銳我兵奮勇大噪而前擒斬首從賊犯溫宗
富等九十一名顆俘獲賊屬一十三名口餘賊敗走各兵
乘勝追至赤石巖仍與大戰良久賊復大敗又擒斬首從
賊犯游宗成等一百四十六名顆俘獲賊屬九十名口又
據中營委官指揮張鉞百戶呂希良等呈稱領兵追趕黃
蠟溪等處逃賊至地名陳呂村遇賊拒戰當陣擒斬首從
賊犯朱老叔等六十六名顆俘獲賊屬八名口各另呈解
到道轉解審驗紀功外續據委官知府鍾湘呈稱蒙調官
兵先後兩月之間攻破長富村等處巢穴三十餘處擒斬
首從賊犯一千四百二十餘名顆俘獲賊屬五百七十餘
名口奪回被虜男婦五名口燒燬房屋二千餘間奪獲牛
馬騾仗無算卽今脅從餘黨悉願攜帶家口出官投首聽
撫安插本職遵照兵部奏行勘合并巡撫都察院節行案
牘事理出給告示發委知縣施祥縣丞余道招撫脅從賊

人朱宗玉翁景璘等一千二百三十五名家口二千八百二十八名口俱經審驗安插復業緣由呈報到道轉呈到臣及據廣東按察使分巡嶺東道兵備僉事等官顧應祥等會呈遵依本院案驗委官統領軍兵會同福建尅期進剿隨奉本院進兵方畧當卽遵依揚言班師一面出其不意從牛皮石嶺脚隘等處分爲三哨鼓噪並進賊膽顧不暇望風瓦解節據指揮楊昂王春通判徐璣陳策義官余黃孟等各報稱於本年正月二十四等日尅破古村木窖禾村大水山柘林等巢生擒大賊首張大背劉烏嘴蕭乾交范端蕭玉卽蕭五顯劉劉蘇容賴隆等并劉新首登賊

犯乘勝前進會同福建官軍尅期夾攻聞探知大徽賊徒潰圍殺死指揮覃相縣丞紀鏞等情當卽進兵策應各賊畏我兵勢燒巢奔走生擒賊首羅聖欽餘賊退入箭灌大寨合勢乘險併力拒敵蒙委知縣張戢督同指揮張天杰分哨由別路進兵攻破白土村赤石巖等巢直搗箭灌大寨諸賊迎戰我兵奮勇合擊遂破箭灌常陣斬獲首從賊犯共計二百二十四名願俘獲賊屬八十四名口及牛馬賊仗等物各寨賊黨聞風奔竄已散復聚愈相連結各設機險以死拒守各職統兵分兵並進於三月二十等日攻破水竹大重坑苦宅溪靖泉溪白羅南山等巢直搗洋竹

洞三角湖等處前後大戰十餘生擒賊首溫火燒張大背
雷震蔡晟賴英等并擒斬賊犯共一千四十八名顆俘獲
賊屬八百三十八名口奪獲馬牛賊銀銅錢衣布器仗蕉
紗等物前後共計生擒大賊首一十四名擒斬賊犯一千
二百五十八名顆俘獲賊屬九百二十二名口奪獲水黃
牛馬一百三十九頭匹賊仗衣布等物共二千一百五十
七件疋葛蕉紗九十六斤一兩賊銀三十二兩四錢八分
銅錢一百四十二文各開報到道收審緣由呈報前來卷
查先爲急報賊情事准兵部咨該本部題已經福建廣東
總鎮巡按等衙門都御史陳金御史胡文靜等會同議區畫

各該守巡兵備等官欽遵整備糧餉起調軍兵約會進剿

間臣於本年正月十六日始抵贛州地方行事先於本月
初三日於南昌地方據兩省各官呈稟師期不同事體參
錯誠恐彼此推調致誤軍機當臣備遵該部咨來事理具
開進兵方畧行仰各官協同上緊密切施行去後續據福
建右參政等官艾洪等會呈指揮覃相縣丞紀鏞被大繖
賊衆突出馬陷深泥被傷身死及據各哨呈稱賊寨險惡
天氣漸暄我兵遭挫賊勢日甚乞要奏添狼兵候秋再舉
備呈到臣參看得各官頓兵不進致此敗衄顯是不奉節
制故違方畧及照奏調狼兵非惟日久路遙緩不及事

恐師老財費別生他虞且勝敗由人兵貴善用當此挫折各官正宜協憤同奮因敗求勝豈可輒自退阻倚調狼兵坐失機會臣當日卽自贛州起程親率諸軍進屯長汀上杭等處一面督令各官密照方畧火速進剿立功自贖敢有支吾推調定以軍法論處一面查勘失事緣由另行參奏間隨據各呈捷音到臣參照閩廣賊首詹師富溫火燒等恃險從逆已將十年黨惡聚徒動以萬計鼠狐得肆跳梁蛇豕漸無紀極劫剽焚驅數郡遭其荼毒轉輸征調三省爲之騷然臣等奉行誅剿三月之內遂克殲取渠魁靖蕩巢穴百姓解倒懸之苦列郡獲再生之安此非朝廷威德廟堂成算何以及此及照福建領兵各官始雖疎於警備稍損軍威終能戮力協謀大致克捷論過雖有計功亦多其間福建如僉事胡璉參政陳策副使唐澤知府鍾湘廣東如僉事顧應祥都指揮僉事楊懋知縣張戩才調俱優勞勩尤著伏乞俯從惟重之典以作敢戰之風除將二省兵快量留防守其餘悉令歸農及將功次另行勘報外原係捷音事理爲此具本題奏

申明賞罰以厲人心疏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楊璋呈伏覩大明律內該載失機軍事條領兵官已承調遣不依

期進兵策應若承差告報軍期而違限因而失誤軍機者
並斬從軍違期條若軍臨敵境託故違期三日不至者斬
主將不固守條官軍臨陣先退及圍困敵城而逃者斬此
皆罰典也及查得原擬直隸山東江西等處征勦流賊陞
賞事例一人并二人爲首就陣擒斬以次劇賊一名者五
兩二名者十兩三名者陞實授一級不願者賞十兩陣亡
者陞一級俱世襲不願者賞十兩擒斬從賊六名以上至
九名者止陞實授二級餘功加賞不及六名除陞一級之
外扣算賞銀三人四人五人以上共擒斬以次劇賊一名
者賞銀十兩均分從賊一名者賞五兩均分領軍把總等

官自斬賊級不准陞賞部下獲功七十名以上者陞署一
級五百名者陞實授一級不及數者量賞一人捕獲從賊
一名者賞銀四兩二名者賞八兩三名者陞一級以次劇
賊一名者陞署一級俱不准世襲不願者賞五兩此皆賞
格也賞罰如此宜乎人心激勸功無不立然而有未能者
蓋以賞罰之典雖備然罰典止行於參提之後而不行於
臨陣對敵之時賞格止行於大軍征勦之日而不行於尋
常用兵之際故也且以嶺北一道言之四省連絡盜賊淵
藪近年以來如賊首謝志珊高快馬黃秀魁池大鬚之屬
不時攻城掠鄉動輒數千餘徒每每督兵進勦不過遙爲

聲勢俟其解圍退散卒不能取決一戰者以無賞罰為之
 激勸耳合無申明賞罰之典今後但遇前項賊情領兵官
 不拘軍衛有司所領兵衆有退縮不用命者許領兵官軍
 前以軍法從事領兵官不用命者許總統兵官軍前以軍
 法從事所統兵衆有能對敵擒斬功次或赴敵陣亡從實
 開報覆勘是實轉達奏聞一體陞賞至若生擒賊徒鞫問
 明白即時押赴市曹斬首示衆庶使人知警畏亦與見行
 事例決不待時無相悖矣如此則賞罰既明人心激勵盜
 賊生發得以即時撲滅糧餉可省事功可見矣具呈到臣

卷查三省盜賊二三年前總計不過三千有餘今據各處

州縣兵備守備等官所報已將數萬蓋已不啻十倍於前

臣嘗深求其故詢諸官僚訪諸父老采諸道路驗諸田野

皆以為盜賊之日滋由於招撫之太濫招撫之太濫由於

兵力之不足兵力之不足由於賞罰之不行誠有如副使

楊璋所議者臣請因是為陛下畧言其故盜賊之性雖皆

兇頑固亦未嘗不畏誅討夫惟為之而誅討不及又從而

招撫之然後肆無所忌蓋招撫之議但可偶行於無辜脅

從之民而不可常行於長惡怙終之寇可一施於回心向

化之徒而不可屢施於隨招隨叛之黨南贛之盜其始也

被害之民恃官府之威令猶或聚衆而與之角鳴之於官

而有司者以爲既招撫之則皆置之不問盜賊習知官府之不彼與也益從而讎脅之民不任其苦知官府之不足恃亦遂靡然而從賊由是盜賊益無所畏而出劫日頻知官府之必將已招也百姓益無所恃而從賊日衆知官府之必不能爲己地也夫平良有冤苦無伸而盜賊乃無求不遂爲民者困征輸之劇而爲盜者獲犒賞之勤則亦何苦而不彼從乎是故近賊者爲之戰守遠賊者爲之嚮導處城郭者爲之交接在官府者爲之間諜其並出於避禍其卒也從而利之故曰盜賊之日滋由於招撫之太濫者此也夫盜賊之害神怒人怨就不痛心而獨有司者必欲招撫之亦豈得已哉誠使強兵悍卒足以殲渠魁而蕩巢穴則百姓之憤雪地方之患除功名立豈非其所欲哉然而南顧之兵素不練養類皆脆弱驕惰每遇征發追呼拘攝旬日而始集約束齎遣又旬日而始至則賊已捆載歸巢矣或猶豫其未退望賊塵而先奔不及交鋒而已敗以是禦寇猶驅羣羊而攻猛虎也安得不以招撫爲事乎故凡南顧之用兵不過文移調遣以苟免坐視之罰應名剿捕聊爲招撫之媒求之實用斷有不敢何則兵力不足則剿捕未必能克剿捕不克則必有失律之咎則必征調日繁督責日至糾舉論劾者四面而起往往坐視而至於

落職敗名者有之招撫之策行則可以安居而無事可以無調發之勞可以無戴罪殺賊之責無地方多事不得遷轉之滯夫如是孰不以招撫爲得計是故寧使百姓之荼毒而不敢出一卒以抗方張之虜寧使孤兒寡婦之號哭顛連疾苦之無告而不敢提一旅以忤反招之賊蓋招撫之議其始也出於不得已其卒也遂守以爲常策故曰招撫之太濫由於兵力之不足者此也古之善用兵者驅市人而使戰收散亡之卒以抗強虜今南贛之兵尙足以及數千豈盡無可用乎然而金之不止鼓之不進未見敵而亡不待戰而北何者進而効死無爵賞之勸退而貪生誅戮之及則進有必死而退有幸生也何苦而求必死乎吳起有云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雖有百萬何益於用凡兵之情畏我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我今南贛之兵皆畏敵而不畏我欲求其用安可得乎故曰兵力之不足由於賞罰之不行者此也今朝廷賞罰之典固未嘗不具但未申明而舉行耳古者賞不踰時罰不後事過時而賞與無賞同後事而罰與不罰同况過時而不賞後事而不罰其亦何以齊一人心而作興士氣是雖使韓白爲將亦不能有所成况如臣等腐儒小生才識昧劣而素不知兵者亦復何所冀乎議者以南贛諸處之賊連絡數郡蟠據四省非

奏調狼兵大舉夾攻恐不足以掃蕩巢穴是固一說也然臣以爲狼兵之調非獨所費不貲兼其所過殘掠不下於盜大兵之興曠日持久聲勢彰聞比及舉事諸賊渠魁悉已逃遁所可得者不過老弱脅從無知之氓於是乎有橫罹之慘於是乎有妄殺之弊班師未幾而山林之間復已呼嘯成羣此皆往事之已驗者臣亦近揀南贛之精銳得二千有餘部勒操演畧有可觀誠使得以大軍誅討之賞罰而行之平時假臣等以便宜行事不限以時而惟成功是責則比於大軍之舉臣竊以爲可省半費而收倍功臣

請以近事證之臣於本年正月十五日抵贛卷查兵部所

咨申明律例今後地方但有草賊生發事情緊急該管官

司卽便依律調撥官軍乘機勦捕應合會捕者亦就調發策應但係軍情火速差人申奏敢有遲延隱匿巡撫巡按二司官卽便參問依律罷職充軍等項發落雖不係聚眾草賊但係有名強盜肆行劫掠賊勢兇惡或白晝攔截或明火持杖不拘人數多少一面設法緝捕卽時差人申報合于上司并具申本部知會處置如有仍前朦朧隱蔽不卽申報以致聚眾滋蔓貽患地方從重參究決不輕貸等因題奉欽依備行前來時以前官久缺未及施行臣卽刊印數千百紙通行所屬布告遠近未及一月而大小衙門

以賊情來報者接踵亦遂屢有斬獲一二人或五六人七八人者何者兵得隨時調用而官無觀望掣肘則自然無可推託逃避思効其力由此言之律例具有前此惟不申明而舉行耳今使賞罰之典悉從而申明之其獲效亦未必不如是之速也伏望皇上念盜賊之日熾哀生民之日蹙閔地方荼毒之愈甚痛百姓冤情之莫伸特勅兵部俯采下議特假臣等令旗令牌使得便宜行事如是而兵有不精賊有不滅臣等亦無以逃其死夫任不專權不重賞罰不行以致於債軍敗事然後選重臣假以總制之權而往拯之縱善其後已無救於其所失矣臣才識淺昧且體弱多病自度不足以辦此行從陛下乞骸骨苟全餘喘於林下但今方待罪於此心知具奏不敢不為陛下盡言陛下從臣之請使後來者得効其分寸收討賊之功臣亦得以少追死罪於萬一緣係申明賞罰以勵人心事理為此具本請旨

議夾勦方畧疏

據江西嶺北道副使楊璋呈奉臣案驗准兵部咨該巡撫湖廣都御史秦金題為緊急賊情事備行計處兵糧約會三省將上猶等處賊巢尅期九月中進剿等因遵依隨將奉道兵糧事宜計呈本院轉達奏聞定奪外隨據南安府

上猶大庾等縣申稱賊勢猖獗乞要早爲撲剿等因已經
呈蒙本院密授方畧行委知府季敦縣丞舒富等領兵分
剿生擒首從賊徒斬獲賊級殺死燒死賊衆搗破賊巢俘
獲賊屬等情通經呈報又蒙本縣慮賊必將乘間復出行
委知府季敦指揮來春等統兵屯南安指揮姚璽縣丞舒
富統兵屯上猶指揮謝景千戶林節統兵屯南康各於要
害去處往來防剿至七月二十五日賊首謝志珊果復統
衆一千五百餘徒攻打南安府城各官督兵迎敵生擒賊
犯湯鑾等七名斬獲首級四十五顆賊衆大敗而去八月
二十五日賊首謝志珊又統兵二千餘徒復來攻打南安
府城各官督兵迎敵生擒賊犯龍正等四十二名斬獲首
級一百五十七顆賊又大敗而去卽今賊勢少挫若乘此
機會直搗其巢旬月之間可期掃蕩但聞湖廣之兵旣已
齊集而廣東因府江班師未及復賊衆狼兵未有定期謹按
地圖江西之南安有上猶大庾桶岡等處賊巢與湖廣桂
東桂楊接境夾攻之舉止該江西與湖廣會合而廣東止
於仁化縣要害把截夾攻不與焉贛州之龍南有剗頭賊
巢與廣東龍川接境夾攻之舉止該江西與廣東會合而
湖廣不與焉廣東樂昌乳源賊巢與湖廣宜章縣接境惠
州賊巢與湖廣臨武縣接境仁化縣賊巢與湖廣桂陽縣

接境夾功之舉止該湖廣廣東三省會合而江西止於大庾縣要害處把截夾攻不與焉名雖三省大舉其實自有先後舉動次第不相妨礙若必待三省之兵齊集然後進剿則老師費財爲害匪細合將前項事宜約會三省以次漸舉庶兵力不竭糧餉可省等因據呈到臣看得三省賊巢連絡千里雖聲勢相因而其間亦自有種類之分界限之隔利則爭趨患不相顧乃其性習誠使三省之兵皆已齊備約會並進夫豈不善但今廣東狼兵方自府江班師而歸欲復調集恐非旬月所能兩省之兵既集久頓而不進老師費財意外之虞乘間而起誠使先合湖廣江西之

又合湖廣廣東之兵併力而舉樂昌諸處遼事之畢江西之兵又得以少息矣則又合廣東江西之兵併力而舉龍

川方其併力於上猶則姑遣人佯撫樂昌諸賊以安其心彼見廣東旣未有備而湖廣之兵又不及已苟幸旦夕之生必不敢越界以援上猶及夫上猶旣舉而湖廣移兵以合廣東則樂昌諸賊其勢已孤二省兵力益專其舉之益易當是之時龍川賊巢相去遼絕自以爲風馬牛不相及彼見江西之兵又撤意必不疑班師之日出其不意回軍合擊蔑有不濟者矣臣竊以爲因地之宜先後合擊之便

除臣遵照兵部咨來題奉欽依會兵征剿亦聽隨宜會議
施行事理已將前項事宜咨移廣東湖廣總督巡撫等官
知會一面相繼行事外緣係地方緊急賊情事理爲此具
本題知

南贛擒斬功次疏

據江西按察使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楊璋呈
曰能從賊林杲等二十七名斬獲首級十六顆俘獲賊屬
男女十三名口及馬牛等物并開稱搗過禾沙坑船坑石
圳上龍瓜裡朱雀黃石等賊巢七處燒死賊徒不計其數

并房屋禾倉三百餘間南康縣縣丞舒富呈解生擒大賊
首一名鍾明貴從賊曾能志等二十一名斬獲首級四十
五顆殺死未取首賊一百一十七名俘獲賊屬男女一十
六名口及牛馬驢等物并開稱搗過石路坑白水峒杞州
坑旱坑茶潭竹壩皮袍樟木坑等賊巢八處燒死賊徒三
三四十六名并燒燬房屋禾倉四百七十餘間贛縣義官
蕭庚呈解生擒大賊首一名唐洪從賊蒲仁祥等六名斬
獲首級并射死賊徒一百三十八名燒燬賊巢房屋禾倉
一百二十間及俘獲牛羊器械等物并開稱搗過長龍雞
湖楊梅新溪等處賊巢四處通查得各哨共計生擒大賊

首三名首從賊徒五十四名斬獲首級六十八顆殺死射死賊徒二百四十餘名燒死賊徒二百餘名搗過巢穴一十九處燒燬房屋禾倉八百九十餘間俘獲賊屬男女二十九名口水黃牛馬驢羊一百四十四頭匹隻等因轉呈到臣卷查先據副使楊璋呈稱據南安府并上猶等縣及縣丞舒富各呈由訪得大賊首謝志瑚號征南王糾率大賊首鍾明貴蕭規模陳曰能唐洪劉允昌等約會樂昌高快馬等大修戰具并造呂公車欲先將南康縣打破聞知廣東官兵盡調征勦府江就行乘虛入廣等因已經批仰該道部勒諸軍前赴賊巢嚴密圍剿定會分懸委某勇統領兵密召知因向導引領晝伏夜行刻定於六月二十日子時入各賊巢同時舉火併力奮擊務使噍類無遺去後今據前因覆勘得前項賊巢委果蕩平殆盡蓄積委果焚燬無遺獲功解報雖少殺傷燒死實多猖熾之勢少摧不軌之謀暫阻居民得以秋穫地方亦爲一寧此皆遵依兵部申明律例事理仰仗天威官兵用命之所致非臣之知謀所能及也臣惟南贛之兵素不練養見賊而奔則其常態今各官乃能夜入賊巢奮勇追擊在他所未爲可異之功於南贛則實創見之事及照副使楊璋區畫贊理比於各官勞勩尤多今夾攻在邇伏乞特加勸賞以作興勇敢

之風庶幾日後大舉臣等得以激勵人心除將獲功人員量加犒賞生擒賊徒監候審決首級梟示俘獲賊屬領養牛馬賞兵有功人員查審的確造冊奏繳外緣係斬獲功次事理爲此具本題知

涇頭捷音疏略

據江西按察使分巡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呈據各哨統兵官呈稱攻破賊巢上下中三涇大巢擒斬大賊首從俘獲賊屬男婦燒燬賊巢房屋禾倉及奪獲器械等物等因各呈報到道查得先爲地方緊急賊情事據信豐縣所呈

稱正德十一年二月初七日龍南縣賊首黃秀魁糾合廣

東賊首池仲容等突來本縣殺人放火見今攻城不退乞
要發兵救援等因該本道議委經歷王祚縣丞舒富領兵
勦捕斬獲賊級四顆被賊殺死報効義士楊習舉等十名
執法經歷王祚隨該本道親詣該縣督將各賊招安撥回
原巢經歷王祚送出參將失事知縣王天爵盧鳳千戶鄭
鐸朱誠洪恩王簿周鎮鎮撫劉鏗等俱各有罪及將前賊
應勦緣由呈詳轉達具奏外正德十三年正月十三日奉
提督軍門紙牌議照廣東龍川縣涇頭等處賊巢奉有成
命應該會勦其大賊首池仲容等本院已行計誘擒獲見
今軍勢頗振若不乘此機會出其不意搗其不備坐視以

待廣兵之來未免有失事機之會本院除自行量調官軍設法勦捕事理部勒兵衆分布哨道行仰守備指揮併知府等官郊文陳祥等統領各授進止方略外備行本職前去軍前紀驗功次及催各哨官兵上緊依期進勦仍行巡按衙門前來覈實施行等因今據前因除將前項功次俱彙巡按衙門會審紀驗明白生擒賊犯解赴提督軍門斬首梟示賊屬男婦變賣銀兩器械贓仗贓銀俱貯庫外參照瀾頭大賊首池仲容池仲寧池仲安高允賢李全等盤踞一方歷有歲年僭稱王號偽設官職廣東翁源蕙川始

興江西龍南信豐安遠會昌等縣屢被攻圍城池殺害官軍焚燒村寨擄殺男婦歲無虛日曾經狼兵夾攻數次俱

被漏網是乃衆賊奸雄之巨擘三省羣盜之根源也今幸天奪其魄仲容束手就擒仲寧仲安等一時授首各巢賊從擒斬殆盡此皆仰仗朝廷德威遠播廟堂成算無遺提督軍門賞罰以信而號令嚴明師出以律而機宜慎密身先士卒而艱險之不辭洞見敵情而撫勦之有道以是數十年之巨寇一旦削平連四省之編氓永期安輯呈乞照詳轉達等因據呈到臣該臣看得南贛盜賊其在南安之橫水桶岡諸巢則接境於湖郴在贛州之瀾頭桶岡諸巢則連界於閩廣接境於湖郴者賊衆而勢散恃山谿之險

以爲固連芥於閩廣者賊狡而勢聚結黨與之助以相援
臣等遵奉勅諭自正德十二年九月進兵橫水十月十二
日破之十一月復破福岡十二月望臣兵回至南康誘致
仲容諸賊密遣人先行屬縣勒兵分哨道候報而發閩十
二月二十三日仲容等至贛正月三日度所遣屬縣勒兵
當已大集臣乃設犒於庭先伏甲士引仲容入併其黨悉
擒之而是夜使人趨發屬縣兵期以初七日同時入巢於
是知府陳祥兵從龍川縣和平都入指揮姚璽兵從龍川
縣烏虎鎮入千戶孟俊兵從龍川縣平地水入指揮余思
兵從龍南縣高砂堡入推官危壽兵從龍南縣南平入知
雄不制之虜以降三省數十年之患此非朝廷威德廟堂
成算何以及此

添設和平縣治疏略

會勘龍川和平峒羊子鋪居民二千餘家因賊首池大鬚
等作耗內有八百餘家投城居住尙存一千餘家本洞羊
子鋪一處地方寬平山環水抱水陸俱通可以築城立縣
於此招回投誠之人復業居住分割龍川縣和平都仁義
都併廣三旨共三里及割附近河源縣惠化都與接近江
西龍南縣鄰界亦拆一里前來共湊一縣據龍南縣太平
等堡里老賴本立等呈稱本縣東南與廣東龍川河源二

縣西南與廣東始興縣連界多深山窮谷向因各處流賊
過境劫掠太平堡設有橫岡角嶧二隘上蒙高砂二堡設
有牛岡羊陂二隘就於各堡僉點隘夫鄉兵守把後因池
大鬢等不時出劫各隘燒燬一空今征勦既平宜將前項
隘所修築把守可保四境無虞及照本縣止有四里半邑
小民寡遞年逋負追併况與龍川縣又係隔省寫遠乞免
分割以甦民困等因各職併行會議待賊平之後經人良
圖誠無踰於添設縣治者今龍川縣里老人等願於和平
洞羊子鋪添設縣治及分割都督清賣賊田移置巡司量

僉隘夫等情俱相應俯順惟稱又要分所江西龍州府志

南縣附近都督緣係兩省地方相隔愈 未免影射差役

兩無歸著難以准行止該於龍南縣該 尚堡修築舊隘

其新興地方係通始興縣要路宜添設一 隘各於鄰近地

方多僉鄉大守把其移置洲頭巡檢司應隸新縣管轄該

司弓兵四十名額數寡少合於龍川縣和平仁義三營量

編四百名龍南縣量編二百名俱令該縣掌印官編僉造

冊分爲二班半年一易俱各委官管領兼同該司官巡邏

遇有盜賊生發卽隨撲獲隘夫限滿亦須該班者交代方

還各府州縣巡捕官俱要不時往來巡點其清賣賊田修

築城池等項俱各委官分頭幹辦方得集事

議用贛商稅疏

據江右按察使分巡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呈奉巡撫江西地方右副都御史孫燧案驗備行各道兵備等官有地方重大軍務益於政體便於軍民果係應議事件即便條列呈報以憑施行等因隨據南安府呈繳本年春季分折梅亭抽分商稅循環文簿看得該府造報冊內某日共抽稅銀若干不見開有某商人某貨若干抽銀若干中間不無任意抽報情弊及看得一季總數倍少於前原其所自蓋因抽分官員止是典史倉官義民等項不惜名節惟嗜貪污兼以官職卑微人心玩視以致過往客商或假稱權要而挾放或買求官吏而帶過及被店牙通同客商買求書算以多作少以有作無奸弊百端卷查前項抽分創於巡撫都御史金澤一則駐大庾過山之夫一則濟南贛軍餉之用題奉欽依遵行年久又查贛州龜角尾設立抽分廠建白於總制都御史陳金自正德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起至九年七月終止共抽過商稅銀四萬二千六百八十六兩六錢三分零本省大帽山姚源華林盜賊四起大舉夾攻一應軍餉俱仰給於此并未奏動內帑之積亦未什派小民之財以此而觀則商稅之有益地方多矣緣贛州之稅正德十一年該給事中黃重奏稱廣貨自南雄經

南安折梅亭已兩稅矣贛州之稅不無重複已經勘明停正贛河之稅近復大舉夾攻軍餉仰給全在折梅亭之稅今所入如此非惟軍餉無益實惟奸宄是資隨會同分守左參議黃宏議照合將南安之稅移於龜角尾抽分既有分巡道之監臨又有巡撫之統馭訪察數多奸弊自少其大庾縣僱夫銀兩合令該縣每季具印信領狀赴道批行贛州府支領支盡查算准令復支如此非惟大庾過嶺之夫不缺而軍餉之用大增合就會案呈詳等因據呈到臣看得南贛二府商稅皆因給軍餉裕民力而設折梅亭之稅名雖爲夫役而實以給軍餉龜角尾之稅事雖重軍餉而亦以裕民力兩稅雖若二事其實殊途同歸但折梅亭雖已抽分而龜角尾又復致詰未免有留滯之擾况監司既遠胥滑得以恣其侵漁頭緒既多彼此得以容其奸隙若革去折梅亭之抽分而總稅於龜角尾則事體歸一奸弊自消非但有資軍餉抑且便利客商蓋分合雖異而於商稅事體無改纖毫轉移之間而於民商利害相去倍蓰除臣欽遵節奉勅諭一應軍馬錢糧事宜俱聽便宜區書事理將副使楊璋等所議行令該府一面查照施行外緣係地方事理爲此具本題知

正德丁丑徭寇大起江廣湖閩之間騷且四五年於是上命三省會征乃十月辛亥予督江西兵自南康入甲寅破橫水左谿諸巢賊敗走庚申復連戰賊奔桶岡十一月癸酉攻桶岡大戰西山界甲戌又戰賊大潰丁亥與湖兵合斬首千餘俘三千六百有奇釋其脅從千有餘衆歸流亡使復其業度地居民鑿山開道以平險阻辛丑師旋於乎兵惟凶器不得已而後用刻茶寮之石非以美成重舉事也

書佛郎機遺事

見素林公聞襄陰之變即夜使人範錫爲佛郎機銃并鈔

火藥方手書勉予竭忠討賊時六月毒暑人多道暈死公遣兩僕裹糧從間道冒暑晝夜行三千餘里以遺予至則濠已就擒七日予發書爲之感激涕下蓋濠之擒以七月二十六距其始事六月十四僅月有十九日耳世之君子當其任能不畏難避巧者鮮矣已致其事而能急國患喻其家如公者乎蓋公之忠誠根於天性故老而彌篤身退而憂愈深節愈勵嗚呼是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嘗欲列事於朝顧非公之心也爲作佛郎機私詠君子之同聲將不能已於言耳矣

正德戊寅之冬福建按察僉事周期雍以公事抵嶺時

章州府志 卷之二十一
逆濠奸謀稔遠近洶洶予思預爲之備而濠黨伺覘左右搖手動足朝聞暮達以期雍官異省當非濠所計及因屏左右語之故遂以定議期雍歸卽陰募驍勇具械束裝部勒以俟予檄晨到而期雍夕發故當濠之變外援之兵惟期雍先至適當見素公書至之日距濠始事亦僅月有十九日耳初予嘗使門人冀元亨者因講學說濠以君臣大義或格其奸濠不懌已而滋怒遣人陰購害之冀辭予曰濠必反先生宜早計遂遁歸至是聞變知予必起兵卽日潛行赴難亦適以是日至見素公在莆陽周官上杭冀在常德去南昌各三千餘里乃皆同日而至事君有不偶然者輒附錄於此以識予之取

取云守仁

南嶺鄉約

咨爾民昔人有言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民俗之善惡豈不由於積習使然哉往者新民蓋常棄其宗族畔其鄉里四出而爲暴豈獨其性之異其人之罪哉亦由我有司治之無道教之無方爾父老子弟所以訓誨戒飭於家庭者不早薰陶漸染於里閭者無素誘掖獎勸之不行連屬叶和之無具又或憤怨相激狡僞相殘故遂使之靡然日流於惡則我有司與爾父老子弟皆宜分

受其責嗚呼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故今特爲鄉約以
協和爾民自今凡爾同約之民皆宜孝爾父母敬爾兄長
教訓爾子孫和順爾鄉里死喪相助患難相恤善相勸勉
惡相告戒息訟罷爭講信修睦務爲良善之民共成仁厚
之俗嗚呼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責已則昏爾等
父老子弟毋念新民之舊惡而不與其善彼一念而善卽
善人矣毋自恃爲良民而不修其身爾一念而惡卽惡人
矣人之善惡由於一念之間爾等慎思吾言毋忽

一 同約中推年高有德爲家所敬服者一人爲約長二人
爲約副又推公直果斷者四人爲約正通達明察者四人

爲約史精健廉幹者四人爲知約禮儀習熟者二人爲約
贊置文簿二扇其一扇備寫同約姓名及逐日出入所爲
知約司之其二扇一書彰善一書糾過約長司之
一 同約之人每一會人出銀三分送知約具飲食毋太奢
取免飢渴而已

一 會期以月之望若有疾病事故不及赴者許先期遣人
告知約無故不赴者以過惡書仍罰銀一兩公用

一 立約所於道里均平之處擇寺觀寬大者爲之
一 彰善者其辭顯而決糾過者其辭隱而婉忠厚之道也
如人有不弟毋直曰不弟但云聞某於事兄敬長之禮頗

有未盡某未敢以爲信姑書之以俟凡糾過惡皆仇此若有難改之惡且勿糾使無所容或激而遂肆其惡矣約長副等須先期陰與之言使當自首衆共誘掖獎勸之以興其善念姑使書之使其可改若不能改然後糾而書之又不能改然後白之官又不能改同約之人執送之官明正其罪勢不能執戮力協謀官府請兵滅之

一 通約之人凡有危疑難處之事皆須約長會同約之人與之裁處區畫必當於理濟於事而後已不得坐視推託陷人於惡罪坐約長約正諸人

削去寄莊

一 本地大戶異境客商放債收息合依常例毋得私算或有貧難不能償者亦宜以理量寬有等不仁之徒輒便捉鎖私取挾寫田地致令窮民無告去而爲盜今後有此告諸約長與之明白償下不及數者勸令寬捨取已過數者力與追還如或恃強不聽幸同約之人明之官司

一 親族鄉隣往往有因小忿投賊復讎殘害良善釀成大患今後一應鬥毆不平之事鳴之約長等公論是非或約長聞之卽與曉諭解釋敢有仍前妄爲者率諸同約呈官

誅殄

一軍民人等若有陽爲良善陰通賊情販買牛馬走傳消息利歸一已殃及萬民者約長等率同約諸人指實勸戒不悛呈官究治

一吏書義民總甲里老百長弓兵機快人等若攬差下鄉索求齎發者約長率同約呈官追究

一各寨居民昔被新民之害誠不忍言但今旣許其自新所占田產已令退還毋得再懷前讎致擾地方約長等常宜曉諭令各守本分有不聽者呈官治罪

一投招新民因爾一念之善貸爾之罪當痛自克責改過

自新勤耕勤織平買平賣思同良民無以前日名目甘心下流自取滅絕約長等各宜時時提撕曉諭如踵前非者呈官懲治

一男女長成各宜及時嫁娶往往女家責聘禮不充男家責嫁妝不豐遂致愆期約長等其各省諭諸人自今其稱家之有無隨時婚嫁

一父母喪葬衣衾棺槨但盡誠信稱家有無而行此外或大作佛事或盛設宴樂傾家費財俱於死者無益約長等其各省諭簿內之人一遵禮制有仍蹈前非者卽於糾惡簿內書以不孝

一當會前一日知約預於約所灑掃張具於堂設告諭牌及香案南向當會日同約畢至約贊鳴鼓三衆皆詣香案前序立北面跪聽約正讀告諭畢約長合衆揚言曰自今以後凡我同約之人祇奉戒諭齊心合德同歸於善若有二三其心陽善陰惡者神明誅殛衆皆曰若有二三其心陽善陰惡者神明誅殛衆皆曰若有二三其心約正讀鄉約畢大聲曰凡我同等務遵鄉約衆皆曰是乃東西交拜興各以次就位少者各酌酒於長者三行知約起設彰善於堂上南向置筆硯陳彰善簿約贊鳴鼓三衆皆起約贊唱請舉善衆曰是在約史約史出就彰善位揚言曰某有某善某能改某過請書之以爲同約勸約正遍質於衆曰如何衆曰約史舉甚當約正乃揖善者進彰善位東西立約史復謂衆曰某所舉止是請各舉所知衆有所知卽舉無則曰約史所舉是矣約長副正皆出就彰善位約史書簿畢約長舉杯揚言曰某能爲某善某能改某過是能修其身也某能使某族人爲某善改某過是能齊其家也使人人若此風俗焉有不厚凡我同約當取以爲法遂屬於其善者善者亦酌酒酬約長曰此豈足爲善乃勞長者過獎某誠惶忤敢不益加砥礪期無負長者之教皆飲畢再拜謝約長約長答拜興各就位知約撤彰善之

席酒復三行知約起設糾過於階下北向置筆視陳糾過簿約贊鳴鼓三衆皆起約贊唱請糾過衆曰是在約史約史就糾過位揚言曰聞某有某過未敢以爲然姑書之以俟後圖如何約正遍質於衆曰如何衆皆曰約史必有見約正乃揖過者出就糾過位北向立約史復遍謂衆曰某所聞止是請各言所聞衆有所聞卽言無則曰約史所聞是矣於是約長副正皆出糾過位東西立約史書簿畢約長謂過者曰雖然姑無行罰惟速改過者跪請曰某敢不服罪白起酌酒跪而飲曰敢不速改重爲長者憂約正副史皆曰某等不能早勸諭使子陷於此亦安得無罪皆酌

自罰過者復跪而請曰某既知罪長者又自以爲罰某敢不卽就戮若許其得以自改則請長者無飲某之幸也趨後酌酒自罰約正副咸曰子能勇於受責如此是能遷於善也某等亦可免於罪矣乃釋罰過者再拜約長揖之興各就位知約撤糾過席酒復二行遂飯飯畢約贊起鳴鼓三唱申戒衆起約正中堂立揚言曰嗚呼凡我同約之人明聽申戒人孰無善亦孰無惡爲善雖人不知積之旣久自然善積而不可掩爲惡若不知改積之旣久必惡極而不可赦今有善而爲人所彰固可喜苟遂以爲善而自恃將日入於惡矣有惡而爲人所糾固可愧苟能悔其惡而

自改將日進於善矣然則今日之善者未可自恃以爲善而今日之惡者亦豈遂終於惡哉凡我同約之人盍共勉之衆皆曰敢不勉乃出席以次東西序立交拜興遂退

優獎致仕縣丞龍韜牌

訪得贛縣致仕縣丞龍韜平素居官清謹迨其老年歸休遂致貧乏不能自存薄俗愚鄙反相譏笑夫貪污者乘肥衣輕揚揚自以爲得志而愚民競相歆羨清謹之士至無以爲生鄉黨鄰里不知以爲周恤又從而笑之風俗薄惡如此有司者豈獨能辭其責孟子云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是亦有司者之恥也爲此牌仰贛州府官吏即便措置無礙官銀十兩米二石羊酒一付掌印官親送本宅以內以見本院優恤獎待之意仍仰贛縣官吏歲時常加存尚量資柴米毋令困乏嗚呼養老周貧王政首務况清謹之士旣貧且老有司坐視而不顧其可乎遠近父老子弟仍各曉諭務洗貪鄙之俗共敦廉讓之風

祭袁德彰文

嗚呼德彰士而不知學其生也如醉夢死則蟬蟬蠅蠓矣德彰始鑽研於辭章訓詁而疲勞於考索著述兀兀然將終老矣已而幡然有覺盡棄舊習如脫敝屣銳志於聖賢之學雖其精力旣衰而心志迥然不羣矣中道而歿蓋斯

文之不弔古所謂朝聞道夕死可者德彰其庶幾哉嗚呼
此心此理萬古一日無分於人我無間於幽明無變於生
死故生而順焉沒而寧焉昭昭於其生乃所以昭昭於其
死也嗚呼德彰亦何憾乎

贛州府志卷六十七

藝文志

文

明

費一宏 鉛山人大學士

平澗記

惠之龍川北抵贛其山谷賊巢亡慮數百而澗頭最大澗
之賊肆惡以毒吾民者亡慮數千而池仲容最著仲容之
放兵四劫亡慮數十年而龍川翁源始興龍南信豐安遠
會昌以邇巢受毒最數正德丁丑之春信豐復告急於巡

撫都御史王公伯安召諸縣苦賊者數十人問何以攻之皆謂非多集狼兵不濟又謂狼兵亦嘗再用矣竟以招而後定公曰盜以招蔓此頃年大弊也吾方懲之且兵無常勢奚必狼而後濟耶若等能爲吾用獨非兵乎乃與巡按御史屠君安卿毛君鳴岡合疏以勦請又請重兵權肅軍法以一士心詔加公提督軍務賜之旗牌聽以便宜區畫惟功之有成不限以時時橫水桶岡盜亦起而視湘爲急公義先攻二峒乃會兵以圖湘凡軍中籌畫多諮之兵備副使楊君廷宣請汰諸縣機兵而以其備募新民之任戰者取贖金儲穀鹽課以餉之而兵與食足焉二峒之寇悉仲容乘虛以擾我也謀伐其交使辯士周祥等諭其黨黃金巢等得降者五百人藉以爲兵仲容獨憤不從冬初聞橫水破始懼使弟仲安率老弱三百人來圖緩兵且我覘也公陽許之使據上新地以遏桶岡之賊而實遲其歸圖閱月仲容聞桶岡破益懼爲備益嚴公使以牛酒餉之賊度不可隱則曰盧珂鄭志高陳英吾仇也恐其見襲而備之耳珂等皆龍川歸順之民有衆三千仲容脅之不可故深仇之公方欲以計生致仲容乃陽檄龍川盧珂等搆兵之實若甚怒焉趣剗刊木且假道以誅珂黨十二月望珂等各來告仲容必反公復怒其誣搆叱收之陰諭意向使

遣人先歸集衆待兵還自桶岡公合衆大饗散之歸農示
不復用使仲安亦領衆歸又遣指揮俞恩諭仲容毋撤備
以防珂黨仲容亦喜前所遣辯士因說之親詣公謝且曰
往則我公信爾無他而誅珂等必矣仲容然之率四十人
來見公聞其就道也密飭諸縣勒兵分哨又使千戶孟俊
僞持一檄經洄巢宣言將拘珂黨實督集其兵也賊導俊
出境不復疑問十二月下弦仲容既至贛是夕釋珂等馳
歸縻仲容令官屬以次饗犒明年正月癸卯肅公度諸兵
已集引仲容入并其黨擒之出珂等所告訊鞠具伏亟使
人約諸兵入巢越四日丁未同時並進其軍於龍川者惠

州知府陳祥率通判徐璣等從和平都入指揮姚璽率新

民梅南春等從烏龍鎮人孟俊率珂等從平地水入軍於

龍南者贛州知府刑珂率同知夏克義知縣王天與等從

太平堡人推官危壽率義民葉芳等從南平入守備指揮

郝文率義官孫舜洪等從冷水逕入余恩率百長王受等

從高砂堡入軍於信豐者南安知府季敦率訓導藍鐸等

從黃田岡入縣丞舒富率義民趙志標等從烏逕入公自

率中堅督文搗下洄大巢副使君督餘哨會於三洄賊黨

自仲容至贛備已弛矣至是聞官軍驟入皆驚失措方分

頭出禦而悉其精銳千餘迎敵於龍子嶺我兵列爲三衝

犄角而前恩以受兵首與賊戰却之奮追里許賊伏四起
擊受俊壽乃以芳兵鼓譟往援復復以珂等兵從旁衝擊
呼聲震山谷賊大敗而潰遂併上中二洞克之各哨兵乘
勝奮擊是日遂破巢十一日熱水曰五花障曰淡方曰石
門曰上下陵曰芳竹湖曰白沙曰曲潭曰赤塘曰古坑曰
三坑明日探賊所奔分道急擊已酉破巢凡六日鐵石障
曰羊角山曰黃田均曰嶺岡曰塘含岡曰尾溪庚戌破巢
凡二日大門山曰鎮里寨辛亥破巢凡九日中村曰半逕
曰都坑曰尺八嶺曰新逕曰古地曰空背曰旗嶺曰頓岡
癸丑破巢凡四日狗腳均曰水晶洞曰五洞曰藍洲丙辰
破巢凡二日風盤曰茶山其奔者尙入百餘徒聚於九連
山山峻而袤廣與龍門山後諸巢接公慮以兵進迫其勢
必合合難制矣乃選銳士七百餘人衣所得賊衣若潰而
奔取賊所據崖下間道乘暮而人賊以爲其黨也從崖下
招呼我兵亦佯與和應已度險扼其後路明日賊始覺併
力來敵我兵從高臨下擊敗之公度其必潰也預賊各哨
設伏以待乙丑覆之於五花障於中村於北山於風門均
分逃餘孽尙三百餘徒各哨乃會兵追之二月辛未復與
戰於和平甲戌戰於上坪下坪丁丑戰於黃田均辛巳戰
於鐵障山癸未戰於乾村於梨樹乙酉戰於劣竹壬辰戰

於百順於和洞乙未戰於水源於長吉於天堂砦謀報各
巢之稔惡者蓋幾盡矣惟脅從二百餘徒聚九連谷山呼
號乞降公遣珣往撫之籍其名處之白沙公率副使君乃
卽祥應和平相其險易經理立縣設隘庶幾永寧遂班師
而歸蓋戊寅三月丁未也凡所搗賊巢三十八擒斬賊首
二十九人中酋三十八人從賊二千六十八人俘賊屬男
婦八百九十人鹵獲馬牛器仗稱是是役也以力則兵僅
數百以時則旬僅六浹遂能滅此凶狡稽誅之寇以除三
敵數十年之大患其功偉矣捷聞有詔褒賞官公之子世
錦衣百戶副使君加俸一秩於是邢侯夏侯危侯偕通判

文侯運吳侯昌謂公茲舉足以成不軌而昭文德不可以
無傳也使人自贛來請余書其事嗟乎佳矣者不祥之器
王公用儒者謨謀之槩而乃躬擐甲胄率先將士下上山
谷與死寇角勝爭利出於萬死而公平日豈習爲殺伐之
事而貪取摧陷之功以爲快哉顧盜之與民不容並育讐
則莠驕害苗而養之弗萃縱虎狼之狂噬而聽率牧之衰
耗此不仁者所不忍爲而公亦必不以不仁自處也公之
心予知之公之功則播之天下傳之後世何俟於予之書
之也然而人知渠魁之坐縛凶孽之蕩平以爲成功如此
其易而不知公之籌慮如此其密建請如此其忠上之所

以委任如此其專副使君之所以贊佐如此其勤文武將吏之所以奔走禦侮如此其勞而功之所以成如此其不易是則不可以不書也予故爲備書之以昭示贛人庶其無忘且有考焉

南征奏凱錄序

比歲嶺南北盜起甚爲民患巡撫大中丞陽明王公伯安奉上命合江西湖廣廣東之兵以討而憲副孝感楊公廷宣分司南贛實飭兵以備盜於是出入行間効力尤勤丁丑夏六月率南安守李侯敦等滄上猶破禾沙等巢秋八月率指揮馮翊等滄南安解圍城之困冬十一月率贛州

守邢侯珣侯等滄上猶及南康大庾攻橫水桶岡等寨慙半載境內始平明年春正月廣東泃頭等賊延蔓未絕又率邢侯泣龍川勦之越日乃班師以捷聞時憲副公所部捕斬幾六千人俘獲稱是上錄其功加俸一等而哀擢之恩尙有待焉凡郡過游居之良南北往來之彥嘉武事之就緒也民生之底寧也畏途之免於相戒也往往撰述歌詩以爲憲副公賀於是有南征奏凱之錄寧都令王君天與復專使請序其端凱歌昉於軒轅周官大師以凱樂獻於杜春秋城濮之捷晉人振旅凱而入說者謂天地之怒散以凱風故凱奏象焉其在詩則出車以美南仲六月以

美吉甫采芑以美方叔江漢以美召虎而周王伐叛救民之功實於此乎著大抵皆凱歌之流也後世有朱鷺芳樹等曲列於鼓吹謂之饒歌亦多敘戰陣之事若皇武於度方城於愬則又專述其勞而擬之於雅矣夫寇賊殃民有國者不得而征之君臣上下勞瘁萬狀方事之未集也誠不能無輿尸喋血之憂一旦得雋而歸鼓馘車謀發爲謳歌亦情之不能已者大夫士從而文之以明一時之盛以上附於凱奏之遺者君子固有取焉而孰以爲後乎憲副公器度才識閱偉敏達而又志存體國念切愛民事不辭難謀必慮遠其在閩常奏武平之凱矣今茲嶺北之役惟

輟籌畫之諮而出奇制勝功冠諸軍故談者翕然美之蓋其大者若諸縣機兵之不可用則議以所募打手補充募者萬人皆健鬪之兵也且月省募銀八千兩師行凡六閱月所省募銀爲四萬八千兩矣兵餉則取諸儲穀取諸贖刑取諸鹽課得米三萬石銀三萬兩自始事訖於罷兵初未嘗丐貸於公家科擾於民間也茲皆兵之先務而公能處之合宜他可知矣凱豈幸而奏哉君王起甲科有志樹立其治兵衛也與公周旋憂心孔疚觀茲功之成宜其喜甚而欲予張之

羅 玘

平寇錄序

正德十二年秋上命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王守仁爲提督
召官哀兵開軍門於南安用翦平諸寇孽爲民害者於時
應召而來都指揮僉事許清至自司知府邢珣至自贛文
淳至自汀伍文定至自吉李敷治通軍門指揮郝文如之
指揮余恩自贛至知縣王天與自寧都至張戩自程鄉至
南康縣丞舒富先立戰功亦在選胥集燾下軍門審分之
爲十道道與卒千釐爲左右翼兵備副使分守參議以精
兵衛餉道比游擊軍門隨以推官危壽指揮謝昶馮廷瑞
卒千殿中軍下令曰惟天子不鄙夷守仁俾與二三臣承

茲大役顧就緒不就緒國有彝典在其曹誅伍昇在守仁
又曰兵法攻堅則勦乘瑕則神吾度桶岡遠左溪橫水逼
且屢屛瑕果乘之則且瑕易與耳衆喜曰得迺十月己酉
馮中軍趨橫水則清珣天與右翼趨左溪則文淳敷恩富
左翼趨文定戩且趨且擊以遏奔衝約與中軍會甲寅中
軍逼橫水而陣以緣旅猱升絕巘用夜半燎起礮旬林壑
震賊兵環蹙之賊愕不能兵走至黎明破壘五遂破橫水
各道乘勝破壘二十有三遂破左溪中軍則閉營休兵以
先各營會湖廣巡撫院約犄角桶岡不爲應戊午令各道
縱進至己巳凡破壘二十有五諸附橫左者悉平迺領兵

笑曰五日桶岡耳牒是龍人測十一月癸亥令十道俱發
冒雨而疾登曾已背絕壁阻水陣珣亂而前截衝其右文
定遠其傍急擊之賊少却富天與疾趨接戰賊奔淳迎擊
賊敗甲戌合兵大戰賊遂大敗破壘十有八乙亥合湖兵
追奔邈者至丁丑破壘十有一凡六十日破壘凡八十得
大會凡八十六於是百年捕誅之寇隕然土其崩矣嘻宸
樞廟筭一何神也然而江西巡撫院帑銀兼萬之齎巡按
院紀驗著功之詳副使參議餽餉之周湖廣巡撫院參合
之勢可少哉方嶽郡僚大悅哀詩次爲平寇錄於以爲國
賀爲天下賀來屬玘序懼或塵乙夜之覽名氏不敢諱也
邈燧孫氏金秦氏兩巡撫副都御史僑屠氏巡按御史璋
楊氏副使海黃氏參議又推本吏部尙書華守仁父也用
獻吾君益重世臣焉

黃 泗 福清人興國知縣

興國舉廢事記

興國縣出贛水百餘里僻邑也正德庚午陷於賊恣所焚
蕩予來爲令在六年之後縣之規卑羗稱焉學之制陋弗
備焉民間之童子無社以居業焉無告者無所棲焉司郡
之過是者行館不崇焉城垣多傾鋪舍不修較場不治隘
守不立陰陽醫學稅課無局申明旌善無亭祀典之所有

者無廟與壇蓋事之所不可廢者多廢矣孔子曰盍則飭也是可以已乎乃相時之宜察義之急而漸次舉焉邑城當予之未來崩四十餘丈屢以寇聞民懲前變又見城郭敗壞悉欲棄家遁予召若父老反復諭之具曰唯命乃募壯爲兵四面固守選義民之能治事者視民所有磚石悉借之約以後還勸富者給其工食日夜築之練兵之餘躬臨督率不十日告完又沿城置窩鋪二十四座以處守兵風雨早夜無所苦使賊不能乘民賴以無恐父老喜詣庭下謝且請曰城舊五門往因備寇塞其一堪與家以爲不利願公復焉予曰昔邾子遷國或曰利民而不利君邾君不卹也况官民兩利乎卽白兵備楊公啟之乃建城棧一座與諸城等諸城樓歲久多敝亟請於巡撫王公兵備楊公郡守邢公皆復之如其舊戊寅春夏淫雨城崩九十餘丈又申諸當道修之二月而成興國之城得以完且固者共出予所補蓋三五焉邑學舊有聖殿殿後有明倫堂皆陋而欲敝予來數日丁祭值風雨行禮汗泥中亟謀修理乃訪嘗與鄉飲諸耆老及義民之德行相稱者得種昭錦等一十八人爲書請之長至祝拜萬壽禮畢設宴於公堂隆以禮貌詢以民情而退次日諸老詣謝以修學語之有難色喻以義理俱欣然諾乃召至堂量其家厚薄定其工

之輕重各令認造之而約其成期曰大成殿曰明倫堂則昔有而今飾之也殿中之聖賢各有龕位殿之前爲丹陛丹墀東西爲兩廡外爲大成門門外爲泮池池上有橋橋外爲石櫺門門之前爲石屏最後爲集鳳坊左爲學門學門之左右當兩街口爲敦化善俗二坊堂之下爲東西二齋齋各有號舍六間周垣數十丈粉繪加焉則昔無而今創也總費若干金而吾一無與特以義官呂律老人呂資瑤往來督嚴爾其聖賢牌位師生廡宇祭器物用之缺壞者則予所整飾也贍用田塘數畝混入豪家則予所按志追復也民間子弟之俊者王誦等若干人則予所延師啟

教進補儒學生缺者也憲伯靜軒陳先生爲記其事如詳

焉又毀齊天聖母七姑娘天符等祠之淫者爲社學於城之四隅擇社師令童子各以其方入無失養焉毀寶積志道寺觀之淫者爲書院於縣治之後中祀三程旁爲兩齋蓋大中大夫之宰於是二先生實從之故祀之以示景仰之意而爲齋以待邑之有志者闢邪而崇正抑佛以尊儒興國之人於是多知學之爲貴矣縣治者臨民之地也堂不高何以示尊卑乃倣其舊而改觀之道不辟何以辯等級乃砌甬道於其中而分砌小階於其左右縣佐無廡乃爲簿幕堂室於正宅之東西而垣牆周焉堂之西爲石庫

以貯財帛甬道之東西爲六房以待諸吏復爲舍二十間
於簿廨之前儀門之東爲土地堂其旁爲廣儲廳翼以倉
屋若干儀門之西爲賢令祠其旁爲審刑廳翼以獄房若
干儀門之前舊有譙樓譙樓之外東西列陰陽學惠民局
申明旌善二亭蓋至是而後縣之規稱道者起敬憚焉嶺
北有分司分司前爲持敬館東西街口爲澄清坊以表之
府有分館分館前爲牧愛亭西當街口爲振育坊以表之
而後上之至是者不嫌於褻也養濟有院而後無告者得
所風雨且暮無所哀也較場治於北郊外上爲演武亭中
爲將臺表以石坊繪以周垣而後練兵有地也縣前馬岡

雲漢有鋪司兵稱便而往來得假息也衣錦迴龍巡檢有
司龍子龍沙劉坑油桐衣錦梅窰南村花橋豪坑迴龍溫
陂槎園企嶺坳方石楊梅逕荷樹陂墟下垓頭峽田有隘
而異言異服者有譏也稅課有局而抑末之意明也江東
東嶽有廟而名山大川之在其境者土穀之神邑之厲與
有功於民者咸得祀也鄉之賢宦有坊牌曰桂林曰賢路
士夫君子有所勸也蓋月再有期而諸廢畢舉焉嗚呼上
之所爲常患民之多違今吾之舉廢也其大者多出民所
自造而吾不知其成其小者則贖刑之金所指出之民付
之督工吾必計數奪其弊而不與其出內蓋事之成雖若

甚速而吾無訾於民民無怨於吾豈非與國有義民使吾
得免爲庸令哉故特揭其蹟於石并各勒其之人名氏於
以告後之執政者如欲舉吾之廢慎毋曰民不可勸以義
也且以示其後民使知先民之向義如此有司者如有勸
焉不可後也

何廷仁

亭性之號善山雩都人新會知縣善山集

送邑侯余隨山入郡序

牧民之道惟漢爲近古漢重守令以爲民也守令欲輯和
其民不能驟行其政往往進髦士教之諮以民風因革之
宜先示其意然後次第宣布民因逆其情而從其政曉之

以義民亦知守其分而節於禮是故禮達而政舉矣古之
爲政者撫御有要如此故事不勞而功倍之今之守令不
知乎此每以造就人材爲迂緩之務寬恤懷柔爲姑息之
政惟執敲朴以鞭笞乎赤子無論事之緩急惟期於已言
是從而已苟有不達而稍違焉則不待教戒誅之是故民
與令其情間隔往往不通若此非守令之智慮不及也特
以當道所重者法也守令不嚴峻其法則無以輯事射譽
而顯其官是故令之重法皆爲官而不爲民也余侯隨山
來令茲邑雖未能達政而節民以禮然猶知以愛民恤財
爲本故寧過於寬而不敢撓法殘民之生寧損其官而不

恐措克傷民之志是故寃辨而刑不贖徭均而賦不繁猶
而諮詢其民情因示其微意所在以風動之但今綜核名
實者方以簿書較計責效且暮少之嗚呼天下豈有兩可
之勢哉予賤且辱言無足徵於世而又安得直侯於司黜
陟者耶但於其行姑餞之以酒

贛州太守竹溪林公去思記

天下要衝多瘠薄之邑而亦往往疲於供應之苦然其民
不致告急流徙可也亦以役乘餼饋之供取給驛傳無擾
於貧民故耳今雩亦病瘠之邑又當三省要衝傳檄奉符

道經於雩者絡繹不絕其役乘餼饋乃不設驛館拔濟而
獨責雩一邑供之況其編戶圖里不盈十五乃獨當此浩
繁雖股裕猶不堪況茲彫瘵乎夫疲困之民不得鄰邑協
濟則已獨受困矣乃反增雩水手三十名將以協濟乎各
驛殆所謂如水益深投之焉有不溺所以一遭窘促藜集
追併而手足無措買產易兒既不得免箠楚求存其身而
趨利避害之情雖欲不告急流徒豈可乎今幸竹溪林公
以英敏辨博之才展經綸闡闢之手獨持風裁駐節虔南
咨諏民風深憫雩困而邑令許君來學亦以雩困率諸耆
民張宜習孫元等訴呈當道下之郡議公遂取十邑簿籍

稽查虛實病源而議裒益之於是先議革去編增水手三十名以還雩舊規復議興國夫價二百七十金以濟雩不及故民困得節省以解倒懸設今仍值窘迫猶賴裒益之助不似從前獨累而有馳逐離散之憂似此調息期於十年則民陰受公賜將藉以自活甚衆故其追思感激實出至情建亭立碑不過聊識永思焉耳非敢以報稱言也況今榮遷已躋華要雖欲挽留攀轅莫及惟冀公他日秉鈞願以緝理於虔者推以調息天下則吾民霑被將有以慰遠思殆不止此公諱功懋字以謙號竹溪先生閩之漳浦人也其科第宦績載在別錄不書

送中丞于玉泉先生歸南都少司寇序

南贛四省咽喉而粵則南贛肩背也郴衡其左腋也汀漳其右臂也疆圉盤據數千里深山峻谷教化不通往往奸宄嘯聚剽掠劫殺禍延八州重貽聖天子南顧久矣推轂分閫恒慮不得譽望元老鎮服之於是簡命先生仗鉞秉旌蒞我南國總三軍以招八州之權於茲五載矣風聲四震撼足以懾羣醜乃先生不專耀之兵以爲山谷頑兇其風勁其志伉激之以兵而益亂其智譎其性貪制之以術而益變况其狡猾依山據險自固兵進則捲甲深遁搜羅不及兵休則反戈四集乘隙伺窺芟之不能散其黨鋤之

不能盡其根於是因勢以制治相機以行權坐攝其腹心
 撫摩其肩背挈其左腋而控其右臂八州形勢常在掌握
 之中而又譎以敦之使之履於淳貪以讓之使之限於分
 勁以柔之使之消其暴伉以平之使之抑其情自是民知
 有生之榮而畏兵刃之苦師帥不必遣已有息肩之願奸
 暴不必懲皆有向化之心山谷之兵靖八州之民庇其休
 矣詩云君子樂胥萬邦之屏先生撫綏澤被生民功在社
 稷聖天子眷注榮轉司寇又將有台輔之寄以屏萬邦矣
 功銘太常以耀青史其間必有能發先生之蘊者而庸才
 木技仰荷德教莫罄榆枌今於先生行即敘其槩致禮全

丁

送別駕石澗謝公建國建寧貳守敘

吾觀古豪賢士負經濟出琴龍鱗幹旋坤軸耀勳烈於當
 時流休光於後世始未能銳志立就也往往困頓阻撓挫
 其銳挾其華動忍心性而增益不能故士不遇險艱則諳
 鍊不精鮮憂患則恢宏不廣惟其矧精竭慮藏垢納汙然
 後出宰鈞衡贊理治化若操刀烹鮮順應之無難矣譬之
 江漢洞庭渟滂浩瀚衆流合之而不盈散渠泄之而不涸
 是故利濟於物而不有其功負臃腫而不重珍藏珠玉
 龜蛟龍出沒變態莫測其所終若此者豈江漢洞庭之與

衆水殊性哉無亦大有所受然爾別駕石滷謝公負奇特
之才掇巍科授南都大理評事平允訟獄迎刃而解而又
恥瑱瑣徵遂嘗洽博經史淹貫諸百家每情與事適輒肆
爲詠歌文彩煥發崛奇峻拔將希潘陸不能自抑遂爲世
所擠已而謫判郴州繼又遷虔別駕所至推經術而飭吏
事原法理而平人情風聲傳播政蹟顯揚然事勢制肘終
不自展於是履孤危而操憂患其於民艱饑羸寒幽滯冤
抑莫不身體而周知之故今亦休休不肯自狹以輕天下
之才則天下所以屈抑於公殆欲以達之乎卽今量移建
州固聖天子命試諸艱以觀厥成期陪華要摩九霄佐理
興將大行所學而後已

宏綱

字正之號洛村雩都人刑部主事洛村集

祭何善山文

嗟夫天何遽奪吾善山之良友耶其不欲使予青山共白
首耶其不欲使予爲終身之依爲竟日之扣耶自予乞休
南歸道途之所遭意念之所至未嘗不問訊善山之安與
否也離羣索居旣遐久也霜髭星鬢又衰朽也兄亦同此
眷切聚類以待予歸期收桑榆之効予且愧風昔之不敏
徒有我以自誑庶幾今日希咸虛而仰愛也何歸轍甫及
於梅川而訃音已傳於道右也天之奪予善山之速又焉

告也嗟夫往者之躅不可尋矣幽明雖隔同此心矣其尙
默有所孚潛有所啟終焉允綏佐予之不佐乎靈車旣轂
導駟載驪離爾室堂淺殞水南耶奠一觴哀痛曷覃

簡方邑侯論神會書

目下城中將舉天符聖帝之會通城有十一方每方會首
幾人勸緣幾人造舟幾人各執事又幾人大都每方少者
不下三四十人多則過之自來月十一日起至二十二三
止各用五色彩箋裝製樓船龍首燕尾棟宇煥然脯時合
數十人共舉之遊於市燈燭輝煌鼓吹喧嗔假禳災集福
之名唱競渡採蓮之曲護呼吶喊達旦不休奸淫偷盜肆

行無忌以攘奪爲英雄以鬪狠爲豪俊官司每置不問鄉
人莫敢誰何十八日云是聖帝誕辰先期迎神出遊巧扮
人物粉飾故事逞豔鬪麗各極華美導之以旌麾擁之以
奇異鑼鼓之聲震動一邑自東來者蓋西而返自南來者
窮北而還衆人聚觀道旁無分老幼接踵摩肩充塞衢路
誠所謂一國之人皆狂也然此特舉其積弊陋俗而已
其在於今尤有大可憂者前劫龍山邱宅之賊雖云出境
實未歸巢且有五月後至雩都之謠昨所獲間諜之人口
供與傳聞相符就使閉關飭備靜以防之尙且不足豈可
弛備忘變迎神賽會爲此鬧闐無益之事乎萬一賊徒果

蓄詭謀潛從隱跡雜數十人於觀者之中乘亂而起卒焉
何以應之矧城中無賴願爲賊之向導指使者其人或亦
不少因釁投間內外相應皆足爲變故久病之人時念及
此不能一夕安枕素知父母留心地方是竭愚昧備陳隱
憂如不以病言爲迂幸密遣明敏之人細訪各方會百姓
名就中摘數人重懲之仍責令十三總地方日夜巡緝盡
法嚴禁蓋欲易積久之俗以消方張之變非嚴刑峻法必
不能使之頓然懲創况刑一人以安數千萬人之生革一
弊而免數千百金之費高明何憚而不爲之

與劉一齋書

日望一翁之來慰我離索竟墮渺茫何哉雖然得收佳札
僕慰之多矣札中云近日工夫皆從知覺呈露處着力殊
合本體工夫然知覺呈露非所謂良知乎良知卽本體也
於此致之卽合本體工夫矣何疑焉又云若是本體原是
流行不息無起仆無生滅無染著留滯方可以語學然論
本體固如此卻想一齋之意謂本體固如此工夫不能無
間斷當其間斷時良知固未嘗不知誠欲致之不過從知
覺呈露處著力而已安得從彼無起仆無生滅著力而度
幾其合本體已乎不知是本體也當其間斷時未嘗頓仆
頓滅當其呈露時未嘗頓起頓生是本體本無起仆生滅

而一齋自以意見為起仆生滅耳要之本體容有見之不親故信之不的是故意見得為崇也又云不過隨時補偏救敝而已於偏敝處而但依吾之良知補之救之學問之道不過如此而已但補偏救敝之功不於良知處著力而容或以意見為主故不免義襲之弊是以有內外有動靜不能一提便醒矣去秋陽明師曾有會做工夫方合本體合著本體纔是工夫之言一齋或因此而有省亦或因藥而廢病乎承遠問不覺縷縷有不合吾一齋之意不惜更論倘能乘興一來連牀細語尤所望也

周相 吉水人舉人

科甲題名記

科甲題名古制也明洪武帝稽古定制詔天下三年一次比明年會試禮部然後賜對大廷而釋褐命官詔工部立石題名自太學以及郡縣學皆得如制創立名卿碩輔胥此焉出得人致治之美超唐宋而幾三代者其大端大平良有在也夫天下推文獻之邦以江西為首贛為郡當江西上游信豐去贛二百餘里又當贛之上游百五十年來登科入仕代不乏人中間湮沒無稽者多矣正德甲戌博羅黃侯被命尹茲土首崇文治公務間暇輒與諸生講科舉之業暨祖宗所以建學設科之意凡學宮前此有缺而

未舉與舉而未備悉皆經理一日掌教王君璉輩言於侯曰學官百廢舉者十九惟本朝科甲題名未有石刻侯乃喟然嘆曰是奚足以昭前烈而勵來學哉豪傑之士固無待而興然表章激勸吾有司之責遂謀之寅某捐俸買石題其名氏凡若干人不數日刻工告成虛厥上方命相記之嗚呼侯作興之心至是盡矣余復何言昔文山先生少時入郡謁鄉賢祠拜瞻歐陽諸公想慕其文章道德輒自許曰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已而先生魁天下秉鈞衡勤王仗義收三百年養士之功識者以為前輩風韻石以感動其平素之言也今是碑既立諸士子來游來歌載修有餘

相與摩挲其下夷考先進奮身用世之績某政事某德行某文章某可為法某可為戒龜勉激昂有如文山之於歐陽諸公者豈徒竊科名而騰口舌耶夫然後上不負君下不負學賢有司鼓舞振作之方亦庶乎不孤矣矧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百世而下不又有羨慕今日者哉是固黃侯刻石之意以告夫嗣是而興者

郭 仕 字正學 穎縣人 四川按察副使

歲貢題名記

科貢無二道科設貢與之並行者所以廣進賢之路而濟科之不及也古者命官論秀士之進取為一途三代衰王

政廢士亦隨世以就功名唐宋以來科目雖興然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亦多有之我國家建學育才高出于古其養士也羣之於庠序給之以廩庠進之以歲月而不責效於且暮譬之養材於山求用於十年之後大者可以棟清廟柱明堂其次亦足爲廣廈以庇天下寒士猶歎休哉然其始也慮夫科有限而不能盡其材也於是有創貢之典焉貢則縣以三歲二人而拔其尤例則拔其尤而間一請行之事由此而興者天子臨軒試之大宗伯升之大學或以科第顯或以銓選通要皆自鄉校中出一時作人之效比迹豐鎬自江西一邦而言或以歲薦而魁天下或以庶例而魁京闈文章事業爲國增重貢與例不大有補於科目哉信豐爲縣雖僻在嶺北然山川靈秀人才輩出遊庠序者皆俊偉博雅之士一時膺貢登名仕版者皆有正大光明之業貢亦何負於人哉黃侯來尹信豐講學行禮百爾諮詢科甲題名旣刻石矣復以歲貢立石謀諸劉君深遂錄其貢士併例貢凡若干人立石題名於學宮之左嗚呼侯世科甲也而猶拳拳是舉者無亦以貢之得人猶夫科之得人不敵以易而視也後之君子慎毋自諉曰貢而已矣當思國家建學育才之意無愧於江右諸先達而後可焉傳曰有爲者亦若是請以勗諸

邱濬 字仲深瓊山人

送鄉友林茂才贛州府學訓導序

吾友林茂才以上舍生應校官選與天下舉子郡試於奉
天門下翰林考其文在優等得贛州府學訓導戒行有日
時郡人士在京者比常年爲多相與餼錢具酒殺飲食之
於東城佛舍酒酣有起而歌者曰湛虛之利兮以芟荇華
鑊歌鼓吹兮協以折楊皇考干狐之腋兮當暑以代麻時
命則然兮吁其奈何繼有歌者曰章貢交流兮屹以鬱孤
有新廟貌兮高渠渠峩峩其冠兮講唐虞洗洗髦士兮來
趨其隅樽有酒兮饌其魚鄉人往來兮通簡書安居飽食
食焉徐徐于于彼擁蓋以前訶兮方且奔趨歌竟杯行無
算談笑懼謹以罄一日之樂甚至攘臂呼譟踉蹌起舞者
亦或有之而吾茂才方且斂容端坐兀然不出一語有問
焉唯唯而已衆莫不驚愕歎羨其克己之勇而折節之峻
也竊相語曰方吾儕與茂才同遊學校時年少而氣豪顧
天下事百無一當其意者於世所謂功名富貴視之若囊
中物謂試探手即可得也其後累應秋試至則罷去最後
爲有司勸駕可以起矣猶且遲遲其行至五六年之久豈
意老之遯至耶今不得已俯就儒官翻然收斂檢束就規
矩始終若二人然豈閤世既久而覺前事之爲非耶抑歲

月云邁而志氣銷軟耶明日舉以告余余曰不然不見夫
 秋水時至耶方其百川暴漲泉流交匯兩涘渚渥之間不
 辨牛馬漫山平谷一望無際觸木而折衝岸而崩流石而
 浮巨峽不能扼高卑不能防一有排迫則怒號哮吼聲震
 遠邇及夫霜降水落之後奔放者注之海泛溢者歸故道
 疏而成川瀦而成湖渟而為淵平鋪漫流隨山曲折因風
 成文可溯可沿可游可舟可以澆灌可以浣濯可以鑑面
 目可以供飲食其他潤澤之功沾溉之利無所不有夫今
 之水即昔之水也何前後想懸絕如此哉時則然也然此
 乃大川大陸所有之形勢彼夫沼沚汗池烏有是哉若是

者可以喻吾茂才矣夫入至於歛華就實之時是惟不用
 用之而無不可惜其官抱地冷不足以盡其用耳雖然已
 不自用而投之人俾其代以用吾之用是亦吾之用也奚
 必自已出哉衆聞予言咸以為然遂次第其語以送茂才
 之行

羅欽忠 秦和人通政使

去思碑

信豐據顧上游而安遠又據信豐上游與韶惠汀漳犬牙
 相錯大山長谷深林密箐窮數日足跡不能遍盜賊率倚
 乏為巢穴信豐逼安遠安遠有事信豐必先受害成化丁

禾大舉以征石口之盜克憚雖除而餘孽故在也蔓延至
於正德程鄉人鍾仕高復糾衆爲亂所在震恐戊辰六月
大舉以攻信豐城中僅僅自守村落燔掠殆遍村落之人
知官府不足恃又自顧力不能抗不復爲固守計往往聞
風先遁寢食不安者踰歲己巳冬江西布政司參議俞公
分守至毅然以討賊爲己任時因循已久兵餉無宿而公
之志不但己也乃悉力經畫集兵與糧邑人踴躍趨赴公
知人心思奮訓練有方得衆數千部署將吏分布要害尅
期以進公單騎直抵安遠計獲其魁復優待之置之幕下
使自效魁感激受命日自獻俘餘黨悉平安遠遂無事而

信豐始得寧厥居矣於是邑之父老乃呼子弟告之曰往
者石口之役徵兵萬餘逗畱吾邑且半載比及進兵賊已
奔潰雖幸成事而得不償失嗣後舉事求如石口又不可
得矣而今我俞公之舉民不告勞兵不血刃讐殄殆盡援
吾民於塗炭之中而措之衽席之上我輩子若孫不敢忘
也願公壽考長爲江右岳伯以予惠我衆使有依托誠幸
甚也未幾公有廣東憲副之擢則又相與請令沈侯曰昔
辛祐守襄陽有惠政民爲立碑後人蓋有望之而墮淚者
今俞公之惠我民視羊公殆不多讓今舍我而去我衆願
立碑頌功德以識不忘惟事非公出入將或廢侯其主之

侯欣然曰公之功德在邑誠如若輩言者宜圖之以昭永
久乃具書因貢士俞慶會試京師請余以文余雅奇公嶺
北之績遂諾之屬未暇也而公被召入大理與予朝夕接
因復得其施設之詳而沈侯復以書來趣遂書以授之俾
刻焉以慰邑人之思且以告諸來者公名諫字良佐浙之
桐廬人庚戌進士歷官中外皆有聲今以都憲治水南畿
名位所致殆未可量沈侯名浩湖廣安陸人爲政能從民
所欲幸類此詞曰

繁嶺之北厥州曰虔州遠民翬自昔則然信豐爲邑安遠
接壤山深林密迤絡閩廣皇明撫御生齒則繁不逞之輩
葉芽其間剽掠村寨攻屠城邑根蟠蔓延久而未戢上下
相蒙視爲故常俞公之來我武載揚根莠不薶嘉禾奚植
我衆不安我遑自逸乃徵師旅乃峙糗糧匪伊則恃惟計
之良單騎徂征元惡就縛釋而弗誅盡收餘孽惡羽毒翼
一朝剪除昔日榛棘今也坦途里門夜開人人安堵白叟
黃童歡聲鼓舞頌公壽考名位日新永奠江右以綏我民
公不我留奪之廣臬我之思公曷其有輟邑侯立石以慰
去思將有來者視茲刻詞

陸

穩

字汝成歸安人南贛巡撫

勦除山寇事宜疏

臣體得廣東饒平縣賊首張漣等大埔縣賊首蕭雲峯等
程鄉縣賊首林朝曦等往來福廣境上彌滿充斥動以萬
計道路爲梗兵至則遯入巢穴兵退則復肆剽掠作患日
久地方漸不能堪各該督撫等官非訓兵振旅大彰討賊
之舉掃除巢穴則無以收平蕩之功而其禍未已也臣竊
謂今日之事不患無兵而患無糧不患賊巢之難搗而患
專權之不專所有事宜二款上呈聖覽一曰明職掌臣竊
惟天下之事勢一則專勢分則散南贛軍門界四省之邊
其勢已分屬矣前此承平之時以無事處事諸路有司不
責以苛禮任其以秦越視之至今遂成不相聯屬之勢

昔猶可言也今日何日盜賊縱橫於江閩諸郡而一夕不
能安寢矣雖合勢以爲一猶恐不支而况猶秦越乎哉臣
所言者非以爭有司奉行之體也除盜以兵用兵以糧江
廣錢糧皆有巡撫司之固舊制也福建未有巡撫之先汀
漳與南贛一也自有巡撫以來有司但知有彼省之軍門
而不知有臣兵馬錢糧一聽彼省之軍門調遣支用而不
及於臣臣之所有者不過贛州在營之機兵千餘不解之
鹽稅二分耳及其盜賊一至則又曰此非我事也南贛軍
門事也罷則已去禍則獨設空文相加雖切何補臣及今
不言是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臣謹按地圖計道里漳州

之去省也可五六日而至去贛則月餘矣汀州之去贛也
可七八日而至去省則月餘矣行者以月計則文移往復
必兩月而始相聞兵行一日四十里半於行者則調發應
援亦必兩月而始至地不相及而賊情倏往倏來卽有分
巡漳南道其勢不能兼理也雖理之可卽濟乎以此推之
既有福建軍門則南贛軍門之不可兼漳州也明矣臣請
以漳州一府聽福建軍門專理以免彼此牽制之患以絕
互相推避之嫌其漳南道及湖廣之上湖南廣東之嶺東
南韶等道兵馬錢糧凡備勦寇之用者皆許臣專制應面
授方畧者以期來見應文移請詳者允而後行諸道不得
以彼省之意向觀望於其間如仍秦越相視者聽臣參奏
處治庶乎事權旣專而展布亦易盜賊不足平矣二曰增
軍餉臣查得正德五年都御史周南征大帽山諸巢請征
福建布政司屯糧折銀附海依山鹽價與贓罰等銀正德
十二年都御史王守仁征南安諸巢請支江西布政司南
糧折銀并諸郡贓罰等銀各數萬兩俱克成功蓋天下之
勢不至於極壞不可爲之地則不肯破格以收權宜之計
今賊黨旣盛三省合勦非用兵三萬不可也以旬月計非
用糧十萬不可也贛州鹽稅除八分解京外每年所餘可
四千兩耳兵法曰行師十萬日費千金計每人每日銀二

分猶尙如此今官兵行糧每日二分而犒賞牛酒之費不在是焉則今之所費五倍於古二分鹽稅僅可供三五日之費而已前都御史楊伊志請留鹽稅一半者非不知南贛事勢之急而姑以緩戶部之催解也戶部之許三分者欲以濟三邊之急而未知南贛之急尤甚也疆場莫非朝廷之士鹽稅解留莫非濟兵糧之用何擇於南何擇於北今日之事可謂極敝雖使才如周南王守仁者爲之尤須假以便宜方克有濟何况臣愚安得不束手無措倘棄贛州之所有者不爲請留而欲如先臣借支別項之所無勢益難矣傳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者則以

六軍凱旋公下令曰吾殲汝渠魁宥汝脅從復汝廬舍與汝更始汝毋或叛以爲兵端是欲回枯槁於陽春移釜魚於淵沼也而反側不服自底滅亡不猶田之有禽而利執言於長子者乎吾嘗聞公之筮仕刑曹也奉命恤刑八閩凡無辜矜疑者悉爲開釋全活動以千數今於巨寇則亟誅之不少貸豈其心前後異致哉蓋開釋者侶安善類生物之仁也誅戮者禁伏兇人衛民之仁也孫卿有言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人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兵所以禁暴除害非爭奪也是可以語公心矣聖主以江南旣平晉公爲南少司馬寧零生員蘇大用李溱等

荷公教澤獨深而屬予言爲贈予不佞惟敘公之全績原公之本心以俟太史採焉

減水夫議

按雩都分置四縣田少而糧寡驛之創於昔者勢不得不廢也今議者猶欲復龍門附郭之驛意謂有驛則縣費可省而水夫取諸借瀾水西等驛遞者足矣噫何言之易也蓋使客從舟百凡以之驛傳從陸夫馬則縣驛俱出此通例也雩當閩廣嶺北之衝皇華之使往來不絕夫或至數百名馬或至數十匹無驛尙得以邑小民貧告減有驛則責備取盈將何支給焉况張官置吏創解造舟僉設夫首

求牧與芻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抑亦立而視其死與今日之事頗類于此蓋規避之罪小坐視之罪大臣以此自決矣伏乞勅下戶部仍將前四年鹽稅通議留作軍餉自四十年以後量留三分庶乎食足兵強智者效謀勇者效力而盜賊不足平矣

袁

淳

字育真雩都人巡按浙直

陸大司馬平寇奏績序

大司馬北川陸公總督四藩視師八郡一仗鉞而逆寇張璉等伏誅聖心嘉賞淳旣拜手颺言以稱慶矣癸亥夏閩廣餘孽復起公陳師鞠旅遣將合攻而坐鎮雩都以待不

數旬劇盜溫鑑等俱縛至戲下蓋俘獲不下百餘而斬首以數千計淳敏不載言以紀成績乎夫梁寧之黨則有溫鑑梁道輝若而人林朝曦之黨則有陳紹祿若而人饒表之黨則有葛鼎堯若而人三圖之賊則有葛鼎生若而人來蘇之賊則有張崇恩若而人其烏合蝟集實繁有徒煽禍一方流毒三省故璉寧曦表雖戮而餘孽未殄是民禍之根本猶在也北川公一鼓而殲殪無遺俾恃險負峒之徒陰懷不軌而未遽發者赫然如雷霆在上而弗敢犯四境晏然民得安業其蕩平之烈不亦偉歟雖然公之烈足以光宇宙而垂不朽而要之非公之心也往歲饒坤大劫蔚役增編支應糜糧若戶以數千糧以數萬不能辦此而可取足於十五里之邑乎且雩之境衝繁獨先於他邑成化間借編水夫三十名協取水西南野正德間增編三十名協助橫浦攸鎮始名借編因爲常額此實民命之所不堪矣嘉靖二十五年知府林公懋議減其半移之寧都興國隴南三縣又於興國編銀一百二十兩歲解雩都以補夫馬支應之不足蓋真見乎彼逸而此苦故爲調停之法而撫按咸允其議民命至此其少甦矣但解銀旣不及時而支用又多私弊有虛名而無實惠民甚病焉盍照協濟銀數減雩都水夫增編於興國在彼可免僉解之勞在此

獲沾實愛之惠而均平之澤可垂久而不泯矣謹誌之俟
愛民瘼者更圖焉

吳百朋 字維錫義烏人刑部尚書

平三巢報捷疏

題爲官兵血戰搗平逆賊飛報捷音事按查嘉靖四十一年十二月初四日前督陸穩准兵部咨該兵科抄出江西贛州府龍南縣民容權等奏稱本縣密邇廣東和平賊巢賊首李文彪僭稱岑王糾集本縣賊首謝允樟賴清規封爲二王三王動輒殺人如草菅攻城爲常事蒙江西巡按徐御史奏請征勦欽奉聖旨這賊眾著南贛提督軍門調

集官兵驅勦欽此一向未蒙施行致賊得肆猖獗又該縣民黃祐宋梅等各奏稱賊首李文彪賴清規謝允樟各僭稱王號攻城殺人肆無忌憚乞兵勦除以靖地方等因俱奉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通抄送司按呈到部擬合通行查勘備咨本院照依備奉欽依內事理會同分守道併南贛總兵議兵征勦檄行兵備道李佑調發長沙營把總署指揮僉事暴以平等官兵共三萬一千員名從龍南關西進又行安遠縣管縣事同知李多祚統領千戶楊照百戶黃瀾任桂嚴約陳佩主簿應本泉典史嚴潮報効生員杜祿調發黃鄉葉楷丹竹樓何玉環并太平五堡謝遵矩

等兵夫共二萬二千員名從安遠天花寺進分搗下歷賊首賴清規等并伯洪大小石等處各賊巢穴又調各路兵民把截險要隘口又委贛州府知府黃展南安府知府吳炳庶及兩府同知推官各屬知縣催運糧餉臣謹移鎮信豐親督諸軍牌行各枝官兵俱以參將蔡汝蘭統領刻限本年六月初三日寅時前進各官兵進剿去後今准據各呈報搗平下歷巢穴賊斬俘獲前因爲照下歷賊首賴清規等依憑險阻負固有年茲者仗鉞親臨運籌密授渠魁生縛黨類殲平百年之狡窟焚勦無遺萬仞之險巢蕩平俱盡下歷旣如破竹岑岡勢若摧枯神人之積憤以紓士

民之倒懸頓釋所據効勞各官功次頗多均乞題請優錄以勵其後等因具呈到臣據此伏念六月出師雖犯兵家之所忌而偏旅入隘益見士氣之爭先扼其吭而捫之背賊已膽寒聲言東而擊其西勢成瓦解掃空鼠穴馘盡梟雄招集諸堡之脅從收拾四縣之疆土班師之日禾稼登場山川如洗戴白垂髻歡呼滿路此皆仰賴皇上神威遠鎮聖武布昭及廟堂訃謨碩畫動授神算以故不踰浹旬成功頓易第搗巢文武各官屯兵兩月暑雨炎蒸之苦鋒鏑衝犯之危蓋所弗免臣不敢不爲評敘竊照分巡嶺北道李佑寅畏克恃小心勇決可當大事察賊情如行熟路

料事後不爽秋毫連年闢廣之師賢勞已懋六月下厯之役功偉而奇分守嶺北道蔡文溫恭自將沈毅能斷督餉而委輸不匱剔弊而出納惟明邊徼馳驅已久戎務裨益良多參將蔡汝蘭志專立功身能犯難潛師賊庭彷彿半夜而入淮蔡奏功旦夕依稀入日而破洞庭仍管安遠縣事同知李多祚德可潤身才堪治賦以儒紳親戎伍聲色不動而縛賊魁以誠信馭狙詐撫字有加而安反側聿收保障之功永稱干城之寄長沙營把總暴以平等深入羊腸之險巢體被傷而氣彌壯先登烏道之危寨額流血而戰益酣乘堅如拉朽摧枯冒暑而斬關陷陣贛州府知府黃辰威後施恩撫中藏勦推心委信致兇殘之人網隨事激發鼓舞將士之合機推官蔡民望羣策畢用大難共紓委運糧糧絡繹相繼紀驗功次綜核惟明南安府知府吳炳庶二府屬縣知縣陳澗等或扼守要地足壯先聲或接應軍需更資近助以上文武諸臣伏乞皇上俯念犬馬微勞勅下兵部再加稽查查照先臣王守仁勦平桶岡洵頭事例將各官功次分別陞賞以勵其後爲此具題

平下厯疏

臣奏爲官兵血戰搗平稱王逆賊堅巢飛報捷音事豫江西分巡嶺北道副使李佑分守嶺北道參政蔡文呈淮南

顧參將蔡汝蘭手本開稱淮南顧軍門牌面備仰二道密會本職統督仍管安遠縣事贛州府同知李多祚坐營都指揮王汝澄萬安營守備董龍長沙營把總暴以平等各部兵共四萬三千餘員名於本年六月初二申時自龍南安遠起營進勦下厯賊首賴清規等遵依於初三日破巢開刀起至七月十五日止總計生擒賊王賴清規有名賊首蕭祥鸞賴清重等共五十六名有名賊總賊甲鄭守恩吳拱等共六十八名斬獲賊首從羅正道謝衡等共二千六百十二顆俘獲賊屬男婦共三百五十名口牛馬二千四百五十一頭匹器械共一百七十七件救出被擄男婦三百二十餘名口招回被脅人口共二千五百七十名但經解送紀功官贛州府同知趙時齊推官蔡民望紀驗轉解外其被擄男婦當卽審明釋放牛馬遵卽給賞有功兵士招回復業新民會同同知李多祚冀有成量給田土安插造冊繳報等因到道隨據領安遠哨同知李多祚坐營王汝澄守備董龍把總暴以平等各呈報相同據此案查前項逆賊彼因各官陞遷交代又值大征張漣之後福建興化府被陷潮州倭寇正熾鄰境多故事難並舉只得從宜招撫冀其悔悟自新不意兇惡如故四十四年三月叛招糾黨分夥出劫崇義安遠信豐會昌南雄等處地方隨

奉本院牌面前照得三巢賊賴清規等據險鼎峙稱雄隨
撫隨畔稱兵已數十年殺人以千萬計王法所不宥天討
所必加者也第連歲用兵軍餉缺乏若待三省會師剋勦
終爲築室道傍今當乘勦二源兵威移向三巢但事勢有
緩急用兵有先後三巢之中惟下厯包據遼廣須先併力
攻堅則取者易以爲力除一而具本題知及移鎮信豐督
征外牌仰兵備道卽便會同分守道照依後開單數調發
各枝官兵行參將蔡汝蘭統領刻限本年六月初三日寅
時前進將下厯巢賴清規等賊乘其懈怠盡數洗勦以洩
衆憤但賊性狡譎異常彼知官兵進勦必蹈舊轍分哨流

出湖廣福建地方撲滅愈難功未及成謗議橫起須另選
勁兵二萬委能幹將官統領各屯劄要害以防奔逸該道
仍親詣龍南信豐等處紀驗功次事完一併彙造文冊繳
報等因奉此遵照監督各官兵進勦去後今准據各呈報
前因實計擒斬共三千一百四十三名願所據効勞各官
功次頗多均乞題請優錄以勵其後等因具呈到臣據此
爲照江西龍南下厯賊首賴清規蕉坑賊首蕭祥鸞楊梅
牌賊首邱清仰熱水賊首徐仁安汝龍賊首王鳳陽胡坑
賊首胡應川安遠縣小石堡賊首吳珊大石堡賊首楊明
甫伯洪堡賊首劉喬松龍泉賊首龔大權信豐南坊上里

賊首袁尙信廣東龍川縣羊石寨賊首李世柏饒鈞寨賊首宋伯容等皆異常元兇共相依附蟠踞兩省黨類萬徒十數年來虐炤滔天罪大惡積幸而天心助順神謀與能機至時會一朝殄滅其高砂謝允樟等自下厯洗蕩之後聞風膽落日爲陳詞哀乞祈頌與無死見在夥類不滿千人勢必束身投降仍望朝廷大施好生之德姑貸其死以示恩信如其稍稍猶豫便當督兵誅之一鼓可滅江西賊巢大約已完獨廣東岑岡尙爾負固未服乘勝長驅非不易易但一面之師恐賊遠避竟撲空巢無補於事容臣嚴督嶺北聲威諸道相機而動決不敢留賊以遺父君之憂

再照廣東之界山川風氣險惡特甚愚稽往牒自是盜賊淵藪議者皆欲於下厯處所建縣置吏治教並施謀非不良第龍南安遠信豐諸縣壤褊戶稀而和平又屬草創新邑均不堪再割不如相度形勢築立城堡或設守備捕盜通判各一員領兵一枝鎮撫其中事頗簡省更爲建社學選擇師儒訓誨子弟薰染日久數年之內或可化頑梗之俗爲禮義之鄉須其底定然後官兵以漸裁革則久安長治之策無踰於斯臣已案行守巡二道博採輿論查議停當至日另具奏請如蒙皇上俯念將士蕩平險巢犬馬微勞勅下兵部再加稽查照先臣王守仁勦平桶岡剗頭

及近年廣東大征事例各將官功次分別上請陞賞以勵其後其已獲首惡行臣就近會官處決施行則賞罰允當而人知所激勸

分建長寧縣疏

臣照得安遠縣黃鄉雙橋等堡地方離縣三百餘里與廣東平遠和平龍川等處接壤實爲江廣兩省上游層巒疊嶂不逞之徒向來嘯聚其中厯稽往牒如鄺子安黎仲瑞王霽壤高安陳良玉張士錦等相繼猖獗積久而後勘定正德五年該縣貢生林大綸等具呈乞於地名李福灣三省巢峒之衝建立州治以控制之竟因會議遷延遂使三

百餘里土地人民盡沒於葉楷之手迄今八十餘年橫極而禍烈矣近賴朝廷威武神靈逆楷伏誅然特一時之利未爲永久之規須趁此時會開設縣治控制要衝敷聲教而化導之如先臣平桶岡而建崇義平洲頭而建和平平高砂下厯而建定南皆杜遺孽潛滋之萌貽生靈久安之休不然隄防疎闊萬一有復如楷者誠不知其終也爲今經久之圖孰有踰於建縣者哉但恐該里分無幾不堪再割審據各民執稱會昌長河一帶壤地相連堪以割附及要將三巡司裁移以省經費以據要害未知事體有無妥順人心果否樂從與夫一應建築事宜仰守巡道督行該

至丹竹樓以備防守又其城垣廨宇之建各項錢糧經費
取足於葉賊田租與裁安遠會昌二縣主簿訓導各一員
長河巡檢一員事體委俱妥當民情無不樂從無容再議
除責成守巡二道專委推官賴萬嶼相度料理以俟及時
興工伏乞勅下施行欽定縣名鑄造印信印記銓選知縣
典史教諭各一員前來經理至於分析圖里割屬移置巡
司裁革安遠會昌二縣主簿訓導巡檢諸凡事宜各如所
議舉行庶吏治張而聲教易達盜源息而奸宄不容自滋
以後地方可以永保無誤矣萬曆四年二月二十

